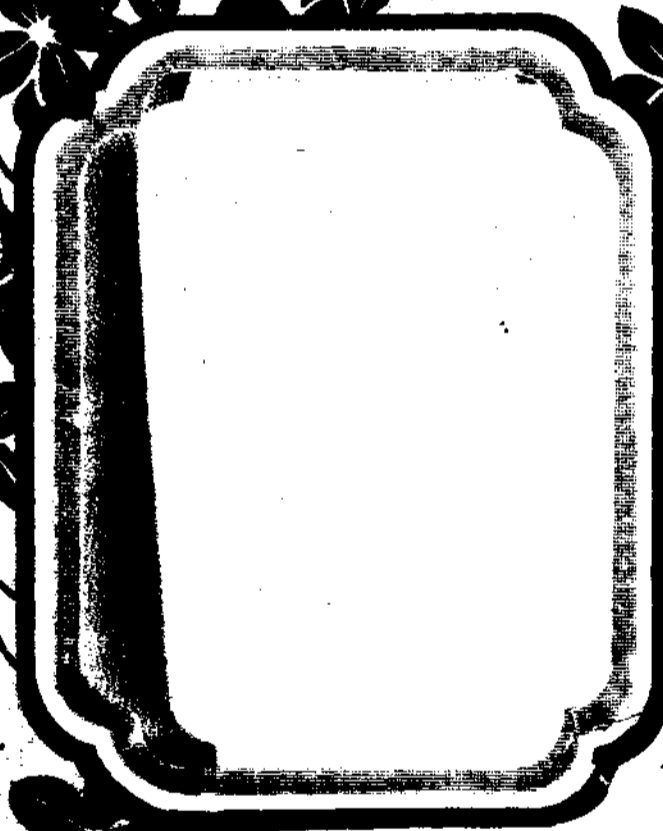


紫羅蘭

袁存



The Violet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南京圖書館藏

盡樓窗畔育
垂楊
約伴同來納
晚涼
貪向雲根問
坐久
不知清露溼
衣裳

移公



R
810-3
501

周瘦鵠主幹

紫羅蘭

第三卷
第九號

上海大書局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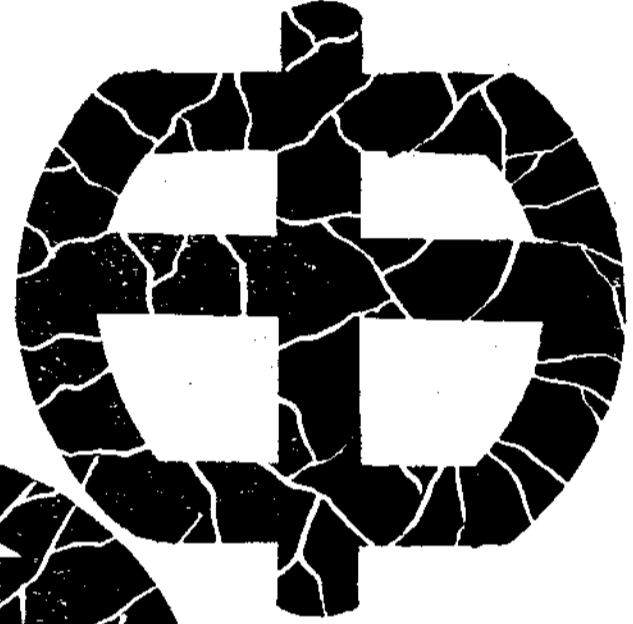
烟香牌盤紋

贊一
許致



每晚九時起賽

每星期二
舉行



賽狗場

膠州路八十七號



上海賽狗總會謹啟

書記電話
一零七六

標商 冊註



均有出售

本外埠各電料行

國貨電扇

寒暑表的熱度已升到七十八度了請置備者牌



上海

華生電器製造廠

高亭唱片 · 爲唱

片中之霸王 ·

音調正確 · 聲響高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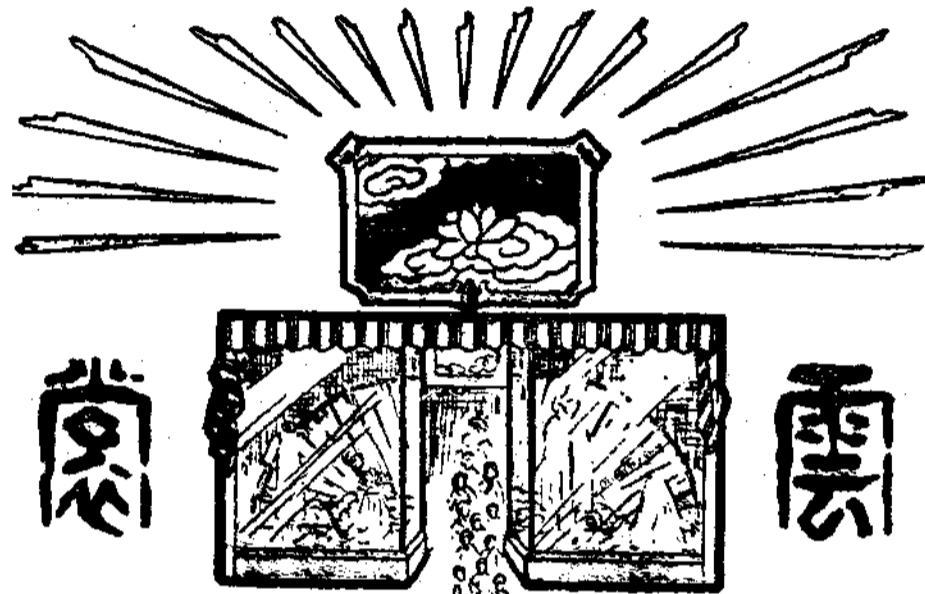
家庭備之 ·

如與諸名伶聚首一堂 ·

南京路心聲公司均有寄售
福州路洋洋公司



高亭
唱片



雲裳公司的衣服

是最漂亮，最別緻，最公道

穿了十分美麗，十分動人

買了十分滿意，十分高興



靜安寺路一二二辛

斜橋電車站

電話四五一九

□夏令讀紫羅蘭，涼爽自生。

□夏令用電光牌出品，使人生愛。

電光牌各種出品，純粹國貨，早為愛國諸君所樂購。良因製造精良，式樣美化所致。現在不是天氣炎熱了嗎？我來介紹一些夏令的用品給讀者：

美術浴衣浴巾	福寧綢
白色丁中山裝	三星紗
十七年式草帽	新發明旅行帳
上等夏布雲紗	清氣紗帳……

▲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敬請選購 ▼

三星廠總發行所 門市部啓

△上海南京路石路西首▽

紫羅蘭第三卷第九號目次(一)

圖畫

兒童小影號

凝視

三兒同戲

尋思

天真之笑

車中

捧腹

佯笑

小玩偶

浣手

知音者

小紳士

文字

芳非非堂叢話……………畢倚虹

吃喜酒的前一天……………顧明道

羅浮夢影……………羅晴淵

沙妍霞……………周瘦鵑

秦淮豔話……………唐梅溪

蘇州的女郎……………俞騰雲

蕉牕偶拾……………楊劍花





(二) 紫羅蘭第三卷第九號目次

死別……………胡嫣紅

虹口公園紀遊……………鄭逸梅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

斷橋……………周瘦鵑
張碧梧

虎穴情波……………漱六山房

第八章 再易俘囚纏綿思往事
自承罪狀懺悔告佳人

荆棘江湖……………姚民哀

第廿四回 十室有忠信莽頭陀化緣受辱
晚年深稻晦老居士誇口貽羞

婦女之樂園

名人手筆瑣錄……………品方女士

感懷……………靜娟女士

答慧雲……………初華女士

憶娟記……………情天女士

日記中的一頁……………靜娟女士

夾岸的桃花流水……………仲月女士

花神之愛……………鬢華女士



解決衣料問題



請到南京路郵政局對面↑

明華商店

能使君得到

價廉物美之貨品
稱心如意之衣料

明華商店之貨品	取價最低
明華商店之衣料	花式最多
明華商店之店員	招待最週
明華商店之佈置	裝璜最美
明華商店之地址	交通最便

營業：綢緞顧綉

要目：呢絨洋貨

電話：中央六八五一號

九華綢緞商店



◆抱定薄利多賣主義

◆推銷國產花色綢緞

◆專製最新婦女服裝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中市

電話 中央六五三二號

實 力

凡事能在實處着力。自然愈久而愈堅固。若僅在虛處用心。即使一時偶然興旺。終究必至失敗。營投機事業。專圖徼倖之人。因之近來之人。咸知**將來經濟之可靠莫如用自己**

之實力以事儲蓄

但儲蓄機關。亦與箇人無異。不從實際着力。而弄玄虛。欲求一時儲款

之多。不用正確之方法。不合精切之計算。失敗者亦復累累。惟本會所訂章程。無一不可見之實行。平時所有舉動。無一不合。所有營業財產。無一不報告。按之所有一切情形。無一不相符合。不可公開。例如本會共有**儲戶七萬六千餘全會**。即

七萬六千餘全會之實**保障儲款之二千四百餘萬財**額。並且即有本會

產。與之相抵。如此方有信用。方可謂**特獎三萬八千**

餘元頭二三四等獎每種各有三十八個。即

有三萬八千餘元。及每種三十八個**有此實力乃立於不**

之實際。毫無隱秘。盡可考覈。諸君如欲計算立於不敗之儲蓄

敗地之堅固壁壘。請同入此堅固壁壘之中。以**共享**

此安穩無比希望無窮之幸福焉。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萬國儲蓄會啓**

A.B.C.

美化的女內衣

更顯出美人的嬌美可愛



●女聯褲內衣●

上海南京路郵局隔壁
中國內衣公司
精美西裝·新式內衣



●海軍裝●

購請 襯裝觀要夫。美裝衫切 A
辦向 衫，舒求人諸化，，如 B
。 A 內適服及君的都精涼 C
B 衣，裝令和分包新爽的一
C ，西美郎尊子含西汗一



星期日多快樂啊。大家忙了六天。可以休息這一天。各就其性之所好。以求精神上肉體的快樂。然而最最快樂的事。莫如上南京路**華新公司**去買東西。

華新公司的貨物最精美。定價又最低廉。凡是男女兒童所需要的一切貨物。無不應有盡有。只須踏進門去一看。定能使主顧們人人滿意。箇箇稱心。

星期日大家有暇。正可買東西去。而有許多商店偏偏休業。無從購買。**華新公司**為便利各界起見。並不休業。并且決定**每逢星期日舉行大減價一天**開破天荒未有的盛舉。願大家莫錯過了星期日。

此外更有好消息可以附告的。**華新公司**自即日起添設洋貨部。并每天設有一元特別廉價部。以廣招徠。如承光顧。不勝歡迎之至。

香煙 龍金白

翻若驚鴻
宛若游龍
舞餘休息
吸白金龍

舞



南洋烟公司出品

no. 885



◁凝視▷

周瘦鵑之子錚
陳冷攝



兒童同戲
錚鵑冷光
通光攝



△尋思▽

△周瘦鵑之女玲▽



△張珍侯攝▽

◁中車▷

◁笑之真天▷

子之涯無駱



△丁棟之子一怡與女一芬▽



◁ 青 青 攝 ▷

◁ 捧 腹 ▷



△ 佯

笑 ▽

△ K T 生 攝 ▽



△ 小 玩 偶 ▽

△ 丁 惠 康 攝 ▽



▷ 浣 手 ◁



△ 凌 探 原 之 女 ▽

▷ 蔣 君 攝 ◁ ▷ 小 紳 士 ◁



△ 知 音 者 ▽

△ 蔣 君 攝 ▽

業 關 健 香 煙



有美
無麗
皆備
不臻



華成煙公司出品

風琴 胡琴 小調 大觀

全書 一冊 定價 六角 實售 七折



風琴秘訣

有……按踏法
有……保存法
有……風琴譜
有……調按法

胡琴秘訣

有……把胡法
有……和音法
有……拉弓法
有……讀譜法

小調秘訣

有……音調法
有……按拍法
有……唱歌法
有……彈吹法

附有

笛之吹法……○……弦之彈法
簫之吹法……○……笙之吹法
琵琶彈法……○……鋼琴奏法
細目繁多……○……不及備載

上海大東書局發售



老友謝之光為海上名畫家擔任本誌封面畫仕
女精妙絕倫受讀者歡迎其所作月份牌亦風行
遐邇得之者珍如拱璧現謝君從事國法畫近似
倪黃筆意下印潤例特為介紹

劉豁公
周瘦鵑 同啓
沈駿聲

謝之光餘興揮毫舊

法花鳥潤例

整張

四尺十二元
五尺念元
六尺卅二元
八尺六十元

屏條

照整張減半

扇冊

每件洋三元

手卷

另行面議

點景金箋綾絹均加倍

人物山水照花鳥倍之

先潤後墨 約日取件

戊辰端節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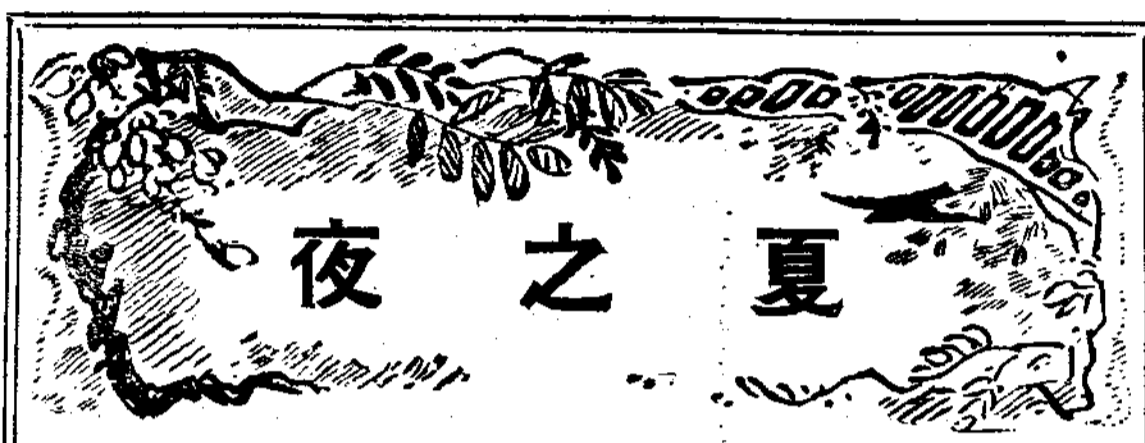
現寓山海關路山海里九百

六十四號

電話西六千二百八十三號

代收件處

各大箋扇店



夏之夜

「早起慵描淺黛螺晚來喜捉小紈羅。獨倚鴛鴦雙戲處。看風荷。坐沒心情衣摺亂。眠無氣力簾紋多。浴罷一鈎新月上。夜如何。」新詞已上了。一箇美人兒。坐在碧紗窗下。正吟罷了一首銷夏詞。很無聊地把那書卷兒拋開了。又連哼了幾聲「夜如何」。旁邊一箇少年笑着接口道。「吾愛你。你不要如何如何的鬧了。可要喫些什麼涼快的東西。藕好麼。」美人道。「藕不殺渴。我不要喫。」少年道。「西瓜好麼。」那總殺道。「美人道。「喫了西瓜肚子漲。我不要。」少年道。「酸梅湯怎麼樣。」美人道。「酸梅湯又酸又甜。我也不不要。」少年道。「那麼來一杯刨冰。」來一杯冰忌廉好麼。」美人道。「這箇不要。那箇不要。你到底是什麼。」妙。」少年笑道。「這箇不要。那箇不要。你到底是什麼。」美人道。「親愛的。還是來一杯汽水罷。我聽說**益利汽水**是國貨汽水中首屈一指的。快快去買幾打來。」少年道。「你何不早說。我恰有一張單子在這裏。他們汽水的種類很多。有咸水。檸檬水。沙士水。橘子水。楊梅水。桑子水。香蕉水。苦水。薑啤水。乾薑水。可立水。你到底要那一種。」美人道。「你每種都買些來罷。我們每天試一種。喝了是有益有利的。但那**益利汽水公司**開在那裏啊。」少年道。「在百老匯路閔行路口記得電話是北一三九號一四〇號。待我打了一箇電話去。」**益利汽水**來了。喝了大家滿意。

曹夢魚先生編輯

玫瑰花片

● 四大特色 ●

是

本書目錄詳載後頁

一、本書對於海上聞名之小說家大抵俱已搜羅淨盡無復遺漏即久已謝絕撰著之師六千言此其珍貴可知特色一

一、各大名家為本書所撰之稿俱就其素所擅長者如不肖生之武俠小說徐卓呆之滑稽小說趙若狂之偵探小說周瘦鵬之哀情小說駱無涯之荒唐小說向已膾炙人口其他亦復稱是更絕無敷衍塞責之弊特色二

一、本書印刷精美紙張堅實全體用五號字排列格式新穎由劉海粟氏題簽較之一般普通雜誌高下不可同日而語特色三

一、本書雖含有雜誌性質而其實祇出此一次故式精美非如雜誌之愆期潦草使人不快者可比特色四

出 海 上 版 界 驚 人 之 出 版 物

可 以 打 牌 倒 台 切 切 雜 誌

可 以 篇 篇 名 作 小 說 字 人 合 珠

可 以 個 個 登 台 人 聯 大 賣

全書十五萬言 洋裝兩大厚册 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九角六分 外埠通信函購 另加郵費一角

上海交通路 玫瑰書店發行

會力璣 串

上海及各省大東書局均有出售

玫瑰花片目錄

銅圖一	謝公展	銅圖二	許士驥	銅圖三	高吹萬	銅圖四	張丹斧	錚圖一	天虛我斧	錚圖二	楊了公	錚圖三	錚圖四	楊了公	楊教師	不肖生	雙銅圓	徐卓呆	一幅沒字的蔚藍箋	程瞻盧	歌場	嚴獨鶴	不語之妻	周瘦鶴	洞若觀火	趙若狂	秋之	駱無涯	坵墟	魏起予	三頭會	姚民哀	怪遺囑	張碧梧	金屋殘簡記	顧醉英	權威	張秋劍	雲裏霧裏	張秋劍	征婦恨	海上	樽邊腸斷	汪石生	狐步與狐疑	顧天恨	哭聲	顧天明	春夜哀弦	胡嬌紅	黃雀在後	徐碧波	這就算不負伊所託麼	曹夢魚
一張片子	程小青	牢	江紅蕉	電影場中	姚鳳秋	多情明月	范源	腦海倩影	朱玟	雜作之部	綠水橋記	楊小蝶	詠梅絕句百首	陳小公	醉靈雜記	繆耐廠	孔門法寶	夏耐廠	珠門玉屑	夏耐廠	海上竹枝歌	夏耐廠	夢話	夏耐廠	野人世界一雲	吳梅壘	秋影樓詩草	周花壘	美術新話	姚民哀	青鋒漫載	姚民哀	琴廠漫載	歐東谷	揆腰說	歐東谷	袁老爺日記	范煙橋	瓦老翁信談	徐碧波	家庭迷信談	徐碧波	晴翠軒雜綴	楊劍梅	事波人哭老公	徐國楨	紅樓玉瑄	曹夢魚						

● 載備及不多名則餘十五白補篇多序題有尚 ●

上海交通路

玫瑰書店
出版新書

荒唐大觀

全書四冊定價三元
特價另加郵費八角

跳舞指南

全書一冊定價八角
特價另加郵費六角

男女交際學

全書一冊定價八角
特價另加郵費六角

上海常識

全書一冊定價一元
特價另加郵費八角

預約全年郵費在內

駱無涯編輯

上海常識

每三出一日
每出一張版
十期月張版日隔

駱大荒先生富於創造性去年出版之荒唐世界
 三日刊文字格式在與不同小報界之風氣
 為之一變後因先生官游他鄉遂致停刊現在先
 生游歸來又為本店主任一種上海常識三日
 刊其中內容取材完全與普通小報不同茲將其
 特點指示如下
 專門樂於居住上海之常識凡飲食居住
 衣服遊樂有關於上海之日常種種無不俱
 全尤注重於折穿種秘密述種種門檻宜
 佈種黑幕使人因而得防衛趨避不致受欺

徵求 預定
 全年一百廿期大洋二元半年
 六十期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
 外加倍 已出各期 尚有存報
 可以補全

上海交通路 玫瑰書店發行

閣下是否血氣充足精神



強健得享人生之樂趣乎

力精之失已女男復恢能丸補色紅生醫大士廉韋

上圖乃表示兩種男女在右方之一對精神飽滿
 體力強健大有人生之樂趣在左方之一對則體
 氣羸弱常患疾病其生存於世適為其累蓋其所
 經歷者惟痛苦而已閣下究屬於何種乎苟覺未
 老先衰肌肉削瘦胃納不佳精神與毅力俱乏則
 閣下之生趣自必索然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
 丸足以健其腦補其血腦力既充血液健全則全
 體自然恢復其康健矣或者尊夫人或令愛曾罹
 同樣之疾苦乎大凡血薄氣衰又加以操勞過度
 之婦女多患月信愆期痛經頭痛背痛腰酸軟弱
 無力等症彼等亦嘗思此乎若然則天下馳名補
 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亦可立
 拯而出之於此種疾苦也此丸在前此四十年之
 中曾已救治千萬之患困苦軟弱之男女矣即如
 湖北沙市董書卿先生之證書足為據矣其函云
 鄙人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從前所
 患胃不消化腰痛以及種種弱症迄今不但各病
 全失且身體格外強健實得韋廉士大醫生紅色
 補丸再造之功也且內子去年曾患血帶及經水
 不調等症年餘未痊亦投以韋廉士紅色補丸得
 獲十分全愈可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誠為
 奇妙靈藥深為感激之至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
 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
 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
 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或匯票或郵票
 均可通用

芳菲非堂叢話

儀徵畢倚虹遺著

尊。鄉。贅。筆。載。錢。蒙。叟。罷。官。南。歸。時。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誚。之。云。入。洛。紛。紜。興。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又。蒙。叟。嘗。作。詩。贈。歌。童。入。燕。纏。綿。哀。艷。熊。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總。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錢。見。之。不。懌。者。數。日。云。董。闓。石。生。值。其。時。所。謂。當。不。盡。無。其。事。也。

世。於。長。吉。詩。多。貶。詞。至。有。目。為。牛。鬼。蛇。神。者。一。珊。瑚。鈎。詩。話。有。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之。語。一。是。皆。惑。於。仙。才。鬼。才。之。說。余。獨。服。膺。滄。浪。之。論。其。言。曰。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沈。文。恪。詩。賦。文。章。蔚。為。一。代。山。斗。其。父。得。興。學。士。詩。尤。醇。厚。其。春。日。招。諸。生。云。春。風。

△芳菲非堂叢話

一▽

南京圖書館藏

來融融好花自爲開好鳥林間鳴求友聲啾啾我心適無事觸物俱和諧鳥尙求其聲人豈無同儕花下設杯酒願與諸子偕中心諒有得各自抒我懷元化本大公何用分形骸固沂水春風無非天趣而淳厚處直邁盛唐熙熙然如登春臺鳥乎此種詩今不可見矣世運升降可以觀矣

仁

和徐花農侍郎琪所著玉可詞雖不及百闋而淡空微婉一往情深言愁

欲愁使人之意也消曲園比之花間尊前非過譽也詞中如蝶戀花送春云庭院落花深幾許怪煞垂楊不繫東風住一夜香輪何處去子規聲裏荼蘼雨欲把離愁通夢語從古銷魂說道無憑據極目天涯腸斷處青山數點江南路又云簾浪無聲花景顛勾起相思搖漾芳心亂數到歸程魂欲斷少年離別何曾慣柳絮團成思寄遠願箇人一樣心腸軟只恐風吹春水滿化爲萍影難拘縮又云碧海青天無限恨浣淚搓愁譜出相思令說與銀缸渾不省燈花夜夜全無準好夢來時偏又醒倚著迴廊不怕闌干冷惻惻東風吹漸緊夕陽滿地楊花影醉

春風春雨云暗了山眉。嫩綠了江天。樹清愁滴碎不堪聽。去去楊柳陰中鷓鴣聲裏。勸君休住。舞景癡雲護芳約。連朝誤。梨花門揜欲黃昏。莫莫。莫。棋子敲殘。一燈如豆。箇人何處。長相思。美人吹簫擲笛圖。云昨夜思。今夜思。昨夜。今宵併一癡。愁絲入鬢絲。簫一枝。笛一枝。簫笛聲中月上遲。月寒花不知。斷句如長相思。有云夜靜落花飛。有聲滿庭芳。詠佩囊有云提防處。宵闌帶解。只恐又相離。綠意詠烘豆。有云茶邊酒後重咀嚼也。半是相思滋味。侍郎嘗言十三齡時倚聲至夜半恍惚夢見一處清谿。屈曲萬梅環繞。浮嵐蒼翠若隱若見。一縞衣麗人徘徊水次。睹君至持佩玉投之。且歌曰。花如許。花如許。持此繫羅裳。玉可比。君溫潤。句最玲瓏。處琢愁腸。風露滿身香。醒而異之。以歌中有玉可比。君語也。遂顏其居曰玉可。盦因以自名。其詞曰。玉可詞亦一佳話也。

又侍郎未弱冠時。卽與錢唐孫闓青刺史。倡酬湖上。刺史工畫梅。侍郎愛填浣溪紗。一時有孫梅花徐浣溪之名。余再錄其浣溪紗數闋。云二月春寒未脫綿。

悶無聊賴睡懨懨一簾微雨落花天。人道春宵嫌苦短儂將一刻比三年夢醒
還在四更前又云容易輕帆又遠遊萬千離緒柳梢頭有人今夕乍登樓夢裏
池臺疑舊識春來歌管入新愁銷魂時節正蘇州又云庭院沈沈香夢殘春愁如
雨溼闌干雨晴愁到幾時乾錦帳夢回金鴨煖旅窗人悄玉缸寒一宵情緒兩
般看題雪梅橫幅云疎影橫斜一兩枝當窗誤認月來時林逋今夜莫歸遲天
意似憐花太瘦與佗裝點學環肥只愁日暖損腰圍

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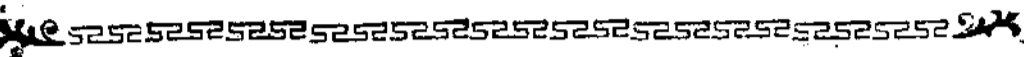
女多情原是佛英雄末路半爲僧此吳蘭石遺愁詩中語美人老去思歸
佛名士中年暗減狂此某氏無題詩英雄末路成名士風雨今宵損客眠此太一
感懷詩三語皆痛心淒涼句也名士美人讀之應潸潸淚出矣

天

際君山一點青片帆何處弔湘靈愁心莫聽巴陵曲楊柳春風滿洞庭此
吳泰來寄人詩也孫詩樵謂餘情綿邈純以神勝人得紅綃不言之秘

丹

徒吳眉孫茂才清庠別署雙紅豆齋主工詩少年所作多綺語效西崑頗



有似處及壯復厭絢爛而嗜平澹遂趨入西江一途丙午秋余初以文字識眉孫
 因與訂神交已酉萍聚輦下詩酒之會每與之俱由是相知益深獲讀其全稿摘
 采數首聊志感遇而已如醉歌行云不必學太白仙不必追淵明賢中年哀樂寄
 絲竹飲酒須對花枝前一斗亦醉一石醉酒香飛入琵琶絃美人遲莫訴心曲千
 金一擲纏頭錢錦衾角枕麗且鮮陽臺曲曲駒飛玄夢中微聞酒德頌劉伶發誓
 還對天小鬢掀帳忽低語誰家招赴瑤瑤筵芙蓉衫邊荳蔻結桃花馬上珊瑚鞭
 入座快浮三大白燕吟鶯語聲纏綿帶醉歸來夜已午依人明月光娟娟眞珠簾
 幕空茶烟一笑又抱花枝眠大言篇云一指掩太行不見烟雲起一簣障山河力
 趣蛟龍死天公問所欲所欲殊未已側身崑崙巔俯首滄海底地球當空縣太倉
 稊米耳海外幻人來幻想世少比一星一世界奇言蘊妙理願元氣爲舟微風作
 舵使願奔雷爲車激電作鞭箠遍遊諸世界編一大圖史上以獻天子下以饗萬
 士茫茫天地間庶不虛生矣世人莫笑夸文章當視此小言篇云糠可爲輿馳芥



可。作。舟。駛。觸。鬢。巢。蝸。角。戰。爭。無。時。已。寓。言。十。得。九。奇。妙。蒙。莊。旨。蒙。莊。精。佛。學。我。聞。
亦。如。是。普。賢。一。毛。孔。樓。閣。五。雲。起。須。彌。百。千。尺。納。入。芥。子。裏。我。作。佛。弟。子。得。大。解。
脫。矣。手。撮。一。微。塵。世。界。說。眼。底。中。座。衆。菩。薩。一。一。須。眉。喜。玄。乃。衆。妙。門。妙。窮。當。前。
耳。千。古。詩。人。心。請。語。此。佛。理。其。斷。句。如。綺。懷。有。云。身。如。落。葉。才。驚。定。淚。比。晴。雲。欲。
倒。迴。菡。萏。風。如。心。緒。景。芭。蕉。雨。是。淚。珠。聲。橄。欖。嘗。餘。甘。轉。後。櫻。桃。看。到。子。蟲。時。分。
房。榴。子。憐。同。膜。出。水。蓮。花。視。竝。頭。詞。因。散。雪。思。團。雪。花。對。深。紅。哭。淺。紅。衫。袖。青。隨。
秋。草。萎。胭脂。紅。到。夕。陽。過。煙。花。才。思。初。消。盡。羅。綺。恩。情。未。報。多。秋。社。疊。韻。有。云。救。
蛾。剔。燄。憂。燈。燼。搗。麝。成。塵。恨。杵。香。臘。月。十。九。東。炳。光。有。云。忍。淚。堂。堂。看。白。日。追。驩。
了。了。夢。青。春。題。白。蘭。花。校。書。小。影。有。云。但。謀。酒。醉。非。關。韻。不。受。花。憐。底。算。才。寄。鐵。
虹。白。門。有。云。少。小。年。華。都。逝。水。別。離。滋。味。此。春。寒。宮。柳。應。幾。弄。用。漁。洋。秋。柳。韻。有。
云。學。士。詩。歌。桃。李。月。美。人。家。憶。苧。蘿。村。畫。舫。歌。聲。偷。擷。笛。舞。衣。顏。色。怕。開。箱。春。雪。
有。云。絢。爛。原。知。有。平。淡。聰。明。何。苦。不。時。宜。無。題。依。韻。有。云。交。飛。燕。子。原。情。種。解。語。

鷓。哥。是。禍。胎。七。絕。如。渡。江。云。大。隄。十。里。柳。毵。毵。消。受。東。風。綠。未。酣。欲。贈。別。離。無。可。
 折。征。夫。襖。被。已。江。南。送。行。詩。紀。大。東。橋。似。怨。春。魂。未。肯。銷。更。在。江。南。望。江。北。東。風。
 腸。斷。玉。人。簫。又。有。扇。影。詞。三。十。八。絕。貌。似。無。題。心。實。有。題。綿。綿。此。恨。渺。渺。予。懷。真。
 不。徒。以。頑。豔。勝。也。余。不。克。罄。錄。唯。憶。中。有。句。云。天。爲。斷。腸。人。設。色。西。風。吹。瘦。海棠。
 絲。風。雨。四。櫻。桃。下。鬼。女。蘿。秋。扇。怨。倡。家。不。道。才。人。偏。不。嫁。千。秋。只。有。柳。麝。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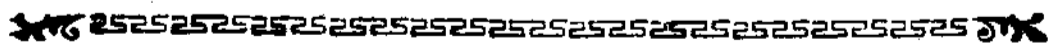


談談近來小報上之圖照

·梅· 逸·

近來的小報風起雲湧不下數十百種有重文藝的有重談性誨淫的有重社會秘聞的各有各的銷路除文字外又須兼刊圖照因那圖照最足以引起閱者的欣賞而編輯先生們有鑒於此亦往往廣為搜羅不遺餘力所取圖照可分為五等階級

- 一 舞星
 - 二 電影名星
 - 三 妓女
 - 四 名伶
 - 五 名士
- 其他新聞風景書畫照片等諸自鄙以下俗尚所趨雖力欲矯異亦勢有所不能呢



吃喜酒的前一天

顧明道

蓄○後○花○盛○開○的○時○候○洪○家○的○五○少○爺○
興○高○彩○烈○似○的○要○做○新○郎○了○洪○老○太○太○
事○前○忙○忙○碌○碌○的○預○備○一○切○為○兒○子○娶○
媳○婦○樣○樣○都○想○到○洪○老○太○太○一○共○有○三○
箇○兒○子○兩○位○女○兒○長○子○和○次○子○早○已○授○
室○女○兒○也○都○出○閣○祇○有○這○位○五○少○爺○了○

五○少○爺○小○名○菊○生○年○紀○很○輕○今○年○還○祇○有○十○八○歲○在○
初○中○學○校○裏○讀○書○面○貌○生○得○很○是○俊○秀○洪○老○太○太○最○
是○寵○愛○他○據○說○現○在○那○位○將○入○門○的○媳○婦○金○三○小○姐○
也○是○五○少○爺○特○地○看○中○了○實○行○自○由○戀○愛○然○後○請○命○
於○洪○老○太○太○而○定○婚○的○洪○老○太○太○早○欲○了○向○平○之○願○
所○以○一○切○聽○從○急○急○選○了○吉○期○為○他○的○愛○子○成○婚○
吃○喜○酒○的○前○一○天○洪○府○中○懸○燈○結○綵○十○分○鬧○熱○吃○
喜○酒○的○客○人○在○遠○地○的○男○男○女○女○一○齊○前○來○兩○位○姑○
奶○奶○也○帶○了○小○兒○女○和○僕○從○們○回○來○了○髮○影○衣○香○珠○



△吃喜酒的前一天……

▽

後又多一位孝順媳婦」洪老太太噙着嘴只是合不攏來。

晚宴過後大家又到新房中去參觀只見花團錦簇光怪陸離陳設得非常華美一陣陣的幽香觸人鼻觀動人綺思年老的王太太說道「這箇房間最爲出色了」

幾位年紀較大的太太太太們坐在洪老太太的房間裏伴着洪老太太閒談。

「姊姊你真好福氣我看了這副貴重的粧奩使我心裏起了豔羨我家幾位媳婦總算是鄉紳世家的女兒那裏有這種豐富的嫁粧呢」陸老太太抽着水烟袋向洪老太太說。

朱家少太太也帶笑說道「娶媳婦總要娶有錢人家的好間壁范家娶媳婦聽說新婦是做女教員的但是一些沒有什麼粧奩只有人和馬桶你們想榮

耀不榮耀」

「大媳婦是全櫛木的嫁粧二媳婦是四隻頭箱子直到三媳婦總算榮耀一下了聽說這些粧奩都是小姐親自點戲的」洪老太太微笑說。

洪老太太房間裏講的鬧熱不料伊的二媳婦房裏也在那裏開箇小小茶話會加入的便是大少奶鄧家大小姐陸家三少奶還有周家小姐一千人

鄧家大小姐對二少奶說道「你家伯母快活得我很我看伊面上時時露着笑容大約見了這華麗豐富的粧奩逗得伊心花怒開了」

「伊老人家是天生勢利的性子常常背着我們說我們沒有陪嫁令人嘔氣得很現在娶了這位有財的小媳婦越發要把我們看不起前夜聽伊和大姑奶奶講話還說我們母家貧窮不要面子呢」大少奶一邊說一邊看着門外有沒有人走來

△吃喜酒的前一天……

三▽



履聲托托地那位新郎跑來了說道「好啊你們
在這裏講話麼快快出去吃夜點心」於是衆人立
起身跟着新郎出去
兩位姑奶奶正和人打牌十分高興大少爺三少

爺正在賬房裏算賬
洪老太太有些疲倦要睡眠了專待明天做婆太
太太家也有去安睡的只有燦燦的電燈亮着



△吃喜酒的前一天……五▽





△吃喜酒的前一天……六▽

劇 派 想 理

(呀) (天)

著·遺·石·天·朱·

第一幕

(佈景) 曠野落雪的早晨

(人物) 一箇鶉衣百結的乞丐

(乞丐) (坐草地上仰天呼號) 天呀天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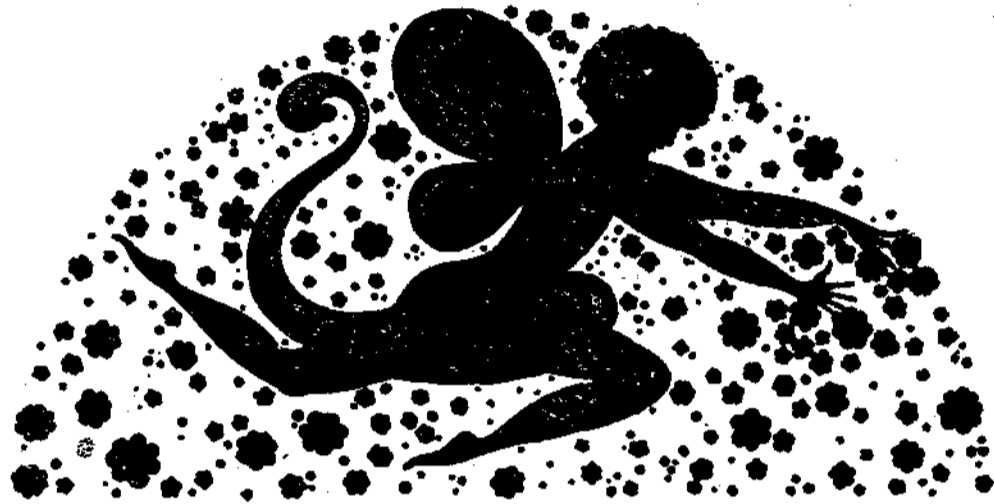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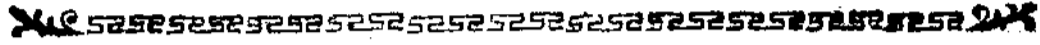
第二幕

(佈景) 紅樓月夜

(人物) 一箇華裝少婦

(少婦) (倚樓窗掩面啜泣) 天呀天呀……





△羅浮夢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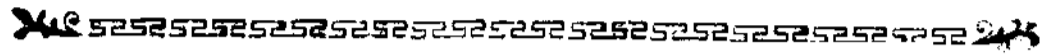
羅浮夢影

羅晴淵

辛酉之秋戎衣既解息影漢皋嘗與泉唐吳耳似古汝李大荒
 攝三友圖耳似年最長尊為松叟大荒則自署竹人以梅史二字
 加余佳名見錫卻受均難斯時詩酒徵逐樂殊無藝顯偶憶舊作
 鐵蹄踏破仇雙膽萬里煙雲付一鞭句輒與拊髀之感
 前歲炎夏苦熱夜輒攜芙蓉女兒以車郊遊達旦去秋曾作憶
 得二十絕中有云山盟海誓兩荒唐自作多情此下場憶得香車
 同載月一鞭花影過橫塘即記茲事也清夜回誦低徊欲絕
 坤伶小靈芝每演百花獻壽必以鮮花見貽供瓶既萎猶未忍
 輕棄覺殘英有餘香也製錦囊貯之為日既久計得紫羅蘭菊梅
 素心蘭晚香玉玫瑰海棠梔子茉莉珠蘭白蘭芍藥等殘英十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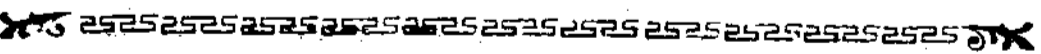


△羅浮夢影

種大荒為題錦囊殘英一律云菊
 萎蘭枯什襲存輕拋怕負美人恩
 柔絲密密繞春色異錦重重裏
 根指上香流襟上淚心中血化眼
 中痕吳綾半幅隨身佩珍重芳魂
 一縷溫詩極清麗可誦遭劫後錦
 囊失殘英散獨此詩未忘也
 夏夜與耳似置酒月下偶得無
 邊風月可憐宵句頗覺可意
 陳子淡園前年冬因感世而患
 狂易病歷三閱月乃愈病時終日
 向人怒詈獨見雪泥易君吳子敬
 熙及余三人則娓娓清談初無瘋
 狂態且所作詩無復斯須煙火氣
 驚座軒主則其瘋時別署也記其

一律云梅蕊初開時豪情鬱思
 天風吹駿足繁果滿瓊枝朔語
 胡帝髯言薄老師遊踪嘗海國無
 待更求疵
 壬戌清明本與耳似大荒約共
 踏青是日適小雨竟日迺不果行
 耳似成一絕云不風不雨不清明
 多事天公做作成惱煞踏青年少
 女哥哥路上怎生行原作既香豔
 絕倫而大荒和作不是哥哥行不
 得消魂怕踏落花行句亦雋永余
 因戲以白話體和之云踏青原是
 趁清明小雨何嘗去不成笑語阿
 郎休錯過今朝偏要你同行
 癸亥一年中極無聊賴與吳子

敬熙微歌買醉無虛日其間雜作
 極夥願稿均散失記敬熙有句云
 燈繁酒困人如醉鼓慢弦零夜可
 憐更有云蔣家庭院弦歌幸除卻
 羅虬便數余蓋漢江劇院以蔣氏
 班最盛敬熙復手製弦歌幸三字
 石章一方見贈因是朋輩中一時
 咸以弦歌宰相呼
 癸亥秋王克琴來漢瀕行索余
 詩今尚憶一絕云秋風一棹送將
 來玉樹歌殘倍可哀劫後王孫狂
 勝昔何當臨去更徘徊
 余嘗有夢遊仙百絕為坤伶芷
 芬汪碧雲作也稿失惟憶有云三
 千仙女共稱觴散得天花作道場





一自雲兒飛步往更無人問杜蘭
 香連宵侍宴不辭勞玉瑟銀箏素
 手操天使頻來王母賜雲兒端愛
 紫麟臺蓋芷芬能作簪花小楷秀
 媚可觀笑語歌聲雜管絃兩行紅
 粉舞常筵金牌飛召雲兒去吩咐
 蒼龍洗碧天芷芬性雅好潔也小
 序云江山如此風月無邊芳草撩

人青春負我聽鶯載酒原期放浪
 形骸側帽微歌不失風流旨趣晴
 淵十年仗策壯氣銷沉一劍橫天
 雄懷蕭索愁對金樽夜月冷淚偷
 彈怕聞玉樹歌聲唾壺擊碎拋殘
 白紵狂吟百絕游仙寫盡紅箋難
 已一腔幽憤慚汚秀色用遣孤懷
 此外不復能憶矣敬熙亦有二絕

云餘杭酒熟上春游水落江濱又
 素秋七十二洲名士脚幾人長伴
 紫雲留中年豪氣半銷沉百病侵
 尋直到今日無因謝惆悵籠煙
 來聽廣陵琴願敬熙善病而余夜
 必強之借聽芷芬曲也

△羅浮夢影



三



妙語徵對

廖國芳

良宵無俚。邀友手談。一局未終。友忽內急。詢以便桶何在。予指便門旁脫口答曰：「便桶在便門旁便是。」（按側門亦稱便門。）因思此一語中。連用三「便」字。而意義各別。倘以之屬對。殊難工恰。因即向同座諸友徵之。均瞠目莫答。蓋天然巧對。必隨機觸發。着意覓對。反不可得。用特錄之。於此閱者諸君。不乏敏捷之才。倘能屬對而貢獻之。亦風流雅事也。



沙妍霞

丹麥名家郎都倫氏原著

周瘦鵑譯

(下)

「這樣的大快樂顯然是不能永久的。我們太覺快樂了。我雖並不出甚麼事情來去減少這快樂。而沙妍霞自己忽將不協調插入我們的生命。因為伊起了嫉妬了——是啊，真的嫉妬了。為甚麼呢？伊並沒有甚麼理由。然而嫉妬又有理由可說呢？於是我們可不要忘了這俄羅斯的女兒在感溺時能為伊的信心而死便是犧牲伊的愛女也所不恤。而伊在母方又是意大利人伊的血統是兩種混合的。」

有了這一點便可使這段故事更明白些了。

「一件事發生在一天晚上是從來所沒有發生過的那晚我留下伊在家裏因為我父母的一家老友邀請我前去只為我先前往往託辭推諉而疎遠他們已引起二老的惱怒了我回來時已在晚餐以後沙妍霞已在牀上伊很愉快的迎接我們不住的談着話以彌補我們這箇小別的黄昏。」

「我不知不覺的說起我那父執家裏的女兒款待我很好那女孩子不過十八歲卻已是一箇很超

△沙妍霞……

▽

△沙妍霞……

二▽

卓的琴師伊這晚奏了好幾支旭班氏的名曲我又大大讚美了伊一番沙妍霞對於我這些話並不同答只是很不自在的聽着過了幾天我纔知道伊那小小的頭腦中正在暗暗地用工夫

「有時我見伊那雙又大又黑烏絨般的眼中射出光來很嚴冷了伊又往往作長時間的靜默似有心事似的總也沒法兒使伊開口說話過了這些隱忍不發的內心焦怒的時間伊就得抱我在臂間緊緊地攬着我很熱烈的和我接吻

「我並不要求伊說明這着惱的原由伊在我的眼中不是一頭粗野的小生物而在非常的環境中無依無靠的生長起來的麼倒是伊自己反向我說明伊發怒的原由了一天伊把我的嘴唇幾乎敲得出血在我腳邊的地板上打滾着問道「伊當真是奏得一手好琴麼」

「我很詫異的問道「你說誰啊」

「另外那箇女子」

「那一箇另外的女子啊」

「那琴師」

「甚麼琴師」

「便是你前夜所聽奏曲的那箇琴師」

「你爲甚麼問我這話委實說後來我並沒有想起過這女孩子」

「是的是的我甚麼都知道——你不過說來使我滿意的將來你總有一天離了我去就伊也許不久就實現你得娶伊爲妻啊但我和你說我不要你結婚我不要你離開我薛文我要你完全屬於我啊你自己也明明知道我在這世界中所有的只有你了」

「我答道「但是我的親愛的愛人我從沒有夢

想到要離開你或結婚的一念。你這可愛的發瘋的小女孩子！我這回答的話確是完全誠實的。我真的從沒有想到有離開伊的一天。我愛伊爲甚麼拋下伊呢。

「然而沙妍霞不相信我的誠實。是我信誓旦旦。伊兀自惴惴不安。唉，這是何等的一種生活啊！發瘋般熱烈的接吻，發怒狎抱，突然間的欲念的爆發，夾雜着情愛和眼淚——可憐的小東西。」

「一夜我不知如何是好，就動手打伊了一壁。嗔道：『很好，如此我離開你了。你管你去這回，恰給你猜箇正着。我要娶那另外一箇女子。如今你可滿意了麼？』」

「伊似乎並不覺得我的打。但伊已相信我了。我的話明明是隨口編造的謊話。但伊竟相信了。立時暈倒在我的腳邊。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場爭鬧。到得

伊醒回來後，不再問我甚麼話。我和伊接吻時，伊也回吻我。我抱住伊在我的臂間，我們不再提起那爭鬧的事。沙妍霞重又溫柔而安靜起來。我的撫慰正是伊所需要而引以爲快的。從此也不再嫉妬了。有時伊往往說：『我知道你是永永愛我的。』然而伊說了這話，伊的眼中總發出一種奇光，比伊發怒時使我更覺不安。」

海德倫說到這裏便停住了。旋低那燈中的心子，燈罩下邊發出綠油油的光來，射在室中。他撒了一握的木片在爐火中，那火熊熊地亮了。半晌便在那紅紅的爐底消滅了。他喝了一杯茶，早已攔得冷了。他每喝一口，總停着深思了好一會，把他的頭支撐在他的手上。這時約在清晨兩點鐘的光景，不聽得屋外有些兒聲響，我覺得漸有寒意，躲近那弱小的爐火，少停。海德倫已擺脫了他的呆想，重又回復過

△沙妍霞……

三▽



見。是。一。片。苦。惱。的。園。地。我。在。同。一。時。間。爲。了。愉。快。和。苦。痛。而。發。狂。爲。了。熱。情。與。深。愛。而。沈。醉。又。被。那。喜。樂。和。悔。恨。熱。烘。烘。地。燃。燒。着。

「要逃是逃不了的我正想嘗試一下便覺得有一千張嘴圍攻過來和我接吻我步步的深入穿過那夾植着火熱的矮樹的小徑滿地裏荆棘叢生都是使人痛又使人癢的我心不由主的向前走再去也不能抵抗那萬惡的誘惑

「在一條路上我不知如何的迷失了我便遇見一箇婦人被伊的魔力拘管了我好幾箇月後來那迷惑之力快要破毀了因爲我的所在地漸漸地迷濛起來那強烈的明光已暗了那香氣不再陶醉了而我也不再着意到那熱烈撩人的荆棘

「那同我在一起的婦人本不信任於我漸漸地覺得我和環境分離了伊眼瞧這一片樂土已不能

再。迷。惑。我。而。我。已。厭。惡。這。種。苦。痛。的。快。樂。仍。要。回。過。去。過。我。舊。時。的。安。靜。的。生。活。那。婦。人。知。道。魔。法。已。破。我。要。走。了。伊。的。美。和。銷。魂。的。撫。愛。已。不。能。再。拘。住。我。我。的。心。中。因。疲。勞。而。生。厭。惡。了。遠。遠。地。橫。着。我。來。的。地。方。正。在。喚。我。回。去。

「那邊當然都是灰色的多雲而多雨那邊是沒有光明的色彩沒有大花朵中的濃香也沒有奇鄉中那種醇酒和甘蜜的仙液的這所在是簡單而粗野但是人們可以自由自在的作日常的奮鬥自然界的一切都可被不間斷的人力所制服那邊的酒是給與人以魄力和勇氣的這一片大地實在比那些沒有收穫的天堂良好我就回到那邊去回到那真實的生活中去我已耐不得的急於要去了我也許仍要遇到愁苦的事但這愁苦也不是空虛而沒有靈魂的

△沙妍霞……

五▽



然而這婦人已知道了我的願望——那有情婦不知道伊情夫的心呢——伊便決意延長我的奴籍於是去找那管轄這萬惡之島的女巫求一劑愛藥可以永遠的拘束我——

「永遠」我低聲的說着「像厥士嘉和伊蕊兒一樣麼」

海德倫聽了我的話答道「是的是的情人們永久的狂戀」停了數分鐘他又繼續的說他的故事

「那女巫對那婦人說『要永久的拘管住他——也使得我只知道一箇法兒你可有需要的勇氣麼』

「那婦人說『我甚麼都敢拚一下子只要得一種不能消滅的愛情』

「一種不能消滅的愛情如此你聽着你倘要使你們的心永遠的結合在一起那不但你一箇人

捐棄生命你們倆須得擁抱着同死因為情人們像互相戀愛似的死去那就能常在一起了只須嘴唇和肉體相合便可真心相愛任是極癡迷的情人——時間也只能作幾分鐘的愛只要彼此一分開那熱愛便消滅了你必須自己挑選這樣的一箇時間到得死了以後也正像生時一樣一切都是說謊和詐偽罷了要是把你的嘴唇和心同着死神去歸向你——的情人那麼你們倆就可永久的相屬了你可能應付這代價麼」

「那婦人說『我願意的』

「很好取這藥去你必須將你的嘴銜着藥瓶緊貼在你情人的嘴唇上那你們就可永永的結成一對佳偶了」

「那婦人帶着那愛和死的寶藥回來了我睡熟後伊便躺在我的身邊用那溫柔的撫摩輕輕地擦





醒了。我將我摟近了。伊我不能抵抗。被伊的欲望所屈服了。我們的熱吻緩緩地互相混合。我們快要在一起了。極樂中死了。然而良知一動。便使我猜想到死已近了。

「我斗的擺脫了身子。推開那婦人對伊的面上。猛擊了一下。那婦人被女巫的毒藥所殺。立時倒在我的腳邊。這當兒我就醒回來了。」

「我很不自在的喃喃地說道：『這是何等奇怪的夢啊！』」

海德倫的指甲緊緊地抓住了那椅子的兩臂。一半兒樓起身子來。接着卻又氣噓噓地倒在椅中。

他斷斷續續的說道：『唉。這真是一箇奇怪的夢。而這夢竟演成了實在的事。我不知這究竟是不是。夢在那依舊亮着的燈光熒熒中。沙妍霞直僵僵地躺在牀上。』

△沙妍霞……

我呼道：『沙妍霞！』

『是的。沙妍霞伊的頭倒向後面。漆黑的秀髮亂堆在那裏。一縷鮮血從伊的嘴唇中流出來。伊的兩眼都睜開着。瞳子張大而凝定。似乎被可怖的景象嚇成了這樣的。伊的口中充滿着薄沫。微微地發出一陣苦杏仁的氣味。沙妍霞沙妍霞。』伊死了。也許是我殺死伊的。伊夢想着永久的愛。那無怪要發生這回事了。

「一瞬之間。我明白了。一切沙妍霞會俯下身來。接近我。我在睡中也覺得的沙妍霞會撫摩我。我想擦醒我的肉欲。伊曾把伊的嘴唇來接觸我的嘴唇。我在不知不覺中卻在伊臉上擊了一下。此刻那臉已浮腫了。於是這一死便把我們倆永永的結合在一起。恰依了這俄羅斯與意大利的神秘之女的意願。」第二天醫生來證明伊的死。并證明伊的死因。



服毒因為沙妍霞的口中倒下了一小瓶衰化鉀的毒藥」

△沙妍霞……

這一夜很沈悶的過去了我先還覺得有些兒寒意這時卻冷得牙齒禁不住厮打起來但是海德倫放出嘶啞之聲又接下去說道「我的故事並不是在這裏結束的」

我道「吾友如此你最好將這快要熄滅的爐火重生起來燒沸那茶我可要凍僵了」

「爲了寒冷麼」

「也許是如此」

他撥動了火我呷了一杯熱茶下去他便繼續他的談話

「一連幾箇月我總記憶着那悲慘之夜我是愛沙妍霞的便兀自瞧見那張可憐的浮腫的臉伊的兩眼因恐怖和神秘而睜得大大的伊那充滿泡

八▽

沫的嘴被一縷鮮血染紅着我一想起了那一小瓶的衰化鉀和那臨死時冰冷的一吻確會着在我的嘴唇上我便瑟瑟地抖顫起來我很寂寞的過活在我的工作中求忘懷一切可是自我和沙妍霞發生關係以後就將工作拋荒了力作之餘定可在考試上得很好的成績天哪我又爲甚麼來呢然而那時還不覺得我的一生已陷入無窮的困乏之中而我那含辛茹苦的耐力也已消滅無餘了

「經過了考試以後我離去科本海根希望在鄉間得到一些兒休息和安靜那時我母親還在世便隨跟伊回故宅去享受那邊的清涼的風味而收回我一箇清白無辜的靈魂我要從我過去的影事中心逃出來好似擺脫一種重累般排除我那不快的回憶我希望脫去過吾很信賴的進取未來且去找尋一件新的情史那情愛可不是人生最真實的勢力



麼人而不能再用情時那就變做了中空的軀殼虛幻的形影再也沒有氣力去擔當日常的工作了

「田野間的恬靜蔚藍色的天空中的柔和和那鄉間一切景物的純美漸漸地靜止了我苦痛的心了那悲慘的一夜漸漸地淡忘了我自以為已得了自由便傾向於我母親的勸告想到自己有了娶妻的可能可是伊老人家以為我的沈鬱實是由寂寞而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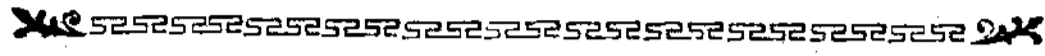
「一箇鄰人他是我父親的老友以種植葡萄而致富的他有一箇女兒又婉孌又貞潔又溫靜而知禮伊雖並不很美卻也娟好可喜伊的名兒喚做喜爾德伊當然是沒有見過世面也不會受過充分的教育不過在公立小學校中略受琢磨而已然而伊卻有治家的一切才能能使為妻的確實助伊的丈夫

「我能得這樣的一箇事豈不是最好的事情麼伊那淺色的衣上束着小小的白圍裙也自楚楚有致理罷了家事以後往來走動秀髮捲得很子細加上伊那純正的微笑和羞怯的眼睛都是很動人的伊在鋼琴上彈着歌劇和抒情歌曲中一二節又老了又熟的曲調在這鄉間的環境中也足以破除寂寞了

「這一曲清歌是屬於村農的而我也一往情深起來可是我正很需要那純潔而簡樸的情史呢每天早上我喝着鮮牛乳以恢復我的病胃那麼那紅顏金髮的喜爾德為甚麼不能給我當作牛乳以靜止我這發燒的心呢我常常去瞧伊伊也愛我於是我毫無反抗的訂了婚了我的母親甚是快樂喜爾德是箇親愛的孩子又是一箇富翁的女兒

「一訂了婚我們要怎樣就可怎樣了我們很儼





△沙妍霞……

快○往○往○一○同○出○去○散○步○沒○有○人○陪○隨○而○一○切○閒○言○閒○語○也○減○少○了○况○且○大○家○都○信○任○我○沙○妍○霞○的○故○事○達○不○到○這○區○域○中○來○

「○一○天○晚○上○喜○爾○德○的○父○母○正○同○着○我○的○母○親○在○那○裏○頑○紙○牌○那○親○愛○的○女○孩○子○便○和○我○到○園○子○裏○去○同○坐○在○花○棚○之○下○我○們○都○不○說○話○待○說○些○甚○麼○話○呢○但○我○握○住○了○伊○的○手○想○收○束○我○的○思○想○不○要○遠○去○呀○這○可○憐○兒○甚○是○可○愛○伊○那○苗○條○的○身○體○在○黑○影○中○模○糊○了○我○很○知○道○伊○的○柔○順○和○那○靜○默○而○嬌○怯○的○用○情○全○是○一○箇○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委○實○還○不○知○道○要○求○對○方○的○相○愛○呢○我○只○握○着○伊○的○手○伊○那○單○純○的○靈○魂○中○已○很○滿○足○喜○爾○德○也○像○那○種○忠○實○而○賢○明○的○妻○子○一○樣○為○夫○的○只○須○略○略○溫○存○已○足○以○使○伊○快○樂○了○至○於○我○像○這○樣○一○種○沒○有○熱○烈○的○愛○而○也○沒○有○煩○擾○的○生○活○不○是○很○好○麼○將○來○我○的○生○活○也○許○是○平○凡○而○單○

調○的○但○是○定○很○安○穩○并○且○未○必○沒○有○小○小○的○樂○趣○小○小○的○樂○趣○麼○是○啊○我○母○是○不○錯○的○

「○喜○爾○德○垂○下○伊○的○頭○來○攔○在○我○的○肩○上○月○光○偷○進○樹○葉○來○撫○摩○伊○的○金○絲○之○髮○照○在○那○裏○好○似○一○圈○白○色○的○神○光○我○悄○悄○地○伸○過○臂○去○挽○住○伊○的○腰○我○的○手○摟○着○伊○那○小○小○的○酥○胸○在○那○薄○薄○的○衣○裳○之○下○很○見○得○挺○拔○而○堅○定○

「○喜○爾○德○擡○起○伊○的○眼○來○向○着○我○在○這○半○明○半○暗○的○天○光○之○下○見○伊○的○眼○光○中○表○示○着○伊○的○愛○并○且○表○示○伊○的○欲○望○先○前○伊○從○沒○有○給○我○瞧○到○伊○也○是○那○種○等○候○着○情○人○撫○愛○的○女○子○我○們○的○嘴○唇○從○沒○有○預○示○過○別○種○的○刺○激○但○是○這○一○晚○我○的○未○婚○妻○將○伊○的○嬌○臉○向○着○我○帶○着○祈○求○的○模○樣○伊○那○懇○切○的○臉○色○吸○引○着○我○很○那○半○開○的○唇○櫻○正○在○召○喚○着○我○的○嘴○唇○這○當○兒○我○的○小○未○婚○妻○真○美○極○了○我○於○是○俯○下○去○向○着○伊○



預備在伊的唇櫻上享受第一箇接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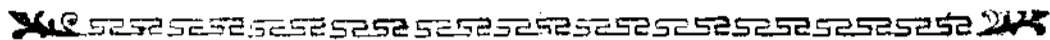
「但是正在這時恰有一道月光從花棚的罅兒中滿射在喜爾德的臉上卻見滿臉是黑的白的兩眼凝定像白鐵一樣直使我瞧得醜惡而可怖極了我瞧伊不是一箇天真爛漫的農家女我的未婚妻卻是另外的那箇女子是我那已死的沙妍霞只見那緊張的臉空虛的眼拘牽的嘴和浮腫的唇呀那嘴唇尤其是那嘴唇——黑黑的厚厚的大大的現在我的眼前還帶着那一小縷的鮮血。」

「沙妍霞沙妍霞伊借着那村姑的身體而回來了伊回來了特地把那天真的模樣來愚弄我伊回來和我接那致命的一吻來將那女巫的毒藥貼在我的嘴上。」

「我斗的挺起身來驚怖萬分的抖顫着很粗暴的推開我的未婚妻伊立時暈倒了至於我呢拔腳

飛逃從此不回去咧。」

海德倫靜默了半晌很苦痛似的起身熄燈那碧色的燈光便在淺灰色的曙光中隱去了他喃喃地說道「完了完了這裏又是新的一天卻沒有快樂給與我自我當年訂婚以後去今已很久很久了我不再想逃過我那可怖的惡魔的侵襲婦人們的嘴唇你不是說含笑而帶愛的麼在我卻以為全是謊話婦人們的嘴唇不是挾着花香而由靈魂中的呼吸造成的麼在我卻以為全是撒謊和欺騙伊們的倩笑終於變做猶笑伊們的香吻是含有死的滋味的我每見一箇婦人的嘴往往嚙驚得打顫起來呀我原也知道這是無謂的然而我自己竟不能作主沙妍霞常和我在一起那女巫的話確是不错從那可怕的一夜以來我就永永在幽囚中了可是我如何能愛一箇婦人而不和伊接吻呢吾友如此你



明○白○了○我○所○接○近○的○女○郎○和○婦○人○都○是○我○們○出○了○錢
 可○以○買○到○的○可○憐○蟲○可○以○不○必○和○伊○們○接○吻○的○你○可
 要○問○我○為○甚○麼○不○死○啊○要○知○我○仍○在○希○望○着○也○許○有
 使○我○快○樂○的○可○能○這○真○是○發○瘋○而○人○們○又○誰○能○逃○過

△沙妍霞……

……一二△



他○的○運○命○呢○』

此作原名 "Sonia" 作者郎都倫 Otto Rung 爲
 丹麥現代名小說家





秦淮豔話

唐梅溪

錢○虞○山○初○遇○柳○如○是○時○髮○已○鬢○
髮○班○白○而○如○是○則○盛○鬢○堆○鴉○凝○脂○
竟○體○燕○婉○之○宵○虞○山○戲○曰○我○甚○愛○
卿○如○雲○之○墨○如○玉○之○白○也○如○是○曰○
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
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酬○贈○有○風○

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
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離○
終○身○以○之○即○奉○雁○牽○絲○有○所○不○逮○
也○如○此○乙○酉○之○變○如○是○勸○虞○山○死○
節○虞○謝○不○能○如○是○奮○身○欲○沉○池○中○
持○之○乃○不○得○入○又○何○烈○也○虞○山○實○

媿○之○矣○
如○是○寄○虞○山○諸○簡○情○深○班○蔡○豔○
過○六○朝○未○忍○割○愛○錄○二○首○云○鵲○聲○
兩○夢○遂○若○與○先○生○為○隔○世○遊○矣○至○
歸○涂○黯○瑟○惟○有○輕○浪○萍○花○與○斷○魂○
楊○柳○耳○回○想○先○生○種○種○深○情○應○如○

△秦淮豔話

▽

銅○裏○高○揭○漢○水○西○流○距○止○桃○花○千○
 尺○也○哉○但○離○別○微○茫○非○若○麻○姑○方○
 平○則○劉○阮○重○來○耳○秋○間○之○約○尙○懷○
 渺○渺○所○望○於○先○生○維○持○之○矣○便○羽○
 卽○當○續○及○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斷○
 鴻○聲○裏○弟○於○先○生○亦○正○如○是○書○次○
 惘○然○又○云○弟○之○歸○故○山○也○本○謂○吹○
 笛○露○橋○聞○簫○月○榭○乃○至○錦○瑟○瑤○笙○
 已○作○簫○蛛○絲○網○日○望○淒○涼○徒○茲○綿○
 麗○所○以○未○及○遊○剡○棹○而○行○踪○已○在○
 六○橋○烟○水○間○矣○已○至○湖○湄○知○先○生○
 尙○滯○故○里○又○以○橫○山○幽○崎○不○見○亦○
 城○遂○懷○尙○平○之○意○不○意○甫○入○山○後○
 纏○綿○夙○疾○委○頓○至○今○近○聞○先○生○已○
 歸○幸○卽○垂○視○山○中○最○爲○麗○驅○除○藥○

鐘○禪○榻○之○外○卽○松○風○桂○渚○若○覲○良○
 規○便○爲○情○景○俱○勝○讀○孔○章○之○檄○未○
 可○知○也○其○吐○屬○爲○何○如○耶○虞○山○呼○
 之○儒○士○當○無○媿○顏○
 石○齋○黃○公○逸○事○崇○禎○某○年○余○集○
 生○結○社○金○陵○適○公○來○游○公○造○次○必○
 以○禮○諸○人○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
 試○之○一○日○大○雪○觴○公○于○余○氏○園○因○
 倩○願○橫○波○侑○酒○公○意○色○無○忤○諸○人○
 更○番○酬○勸○大○醉○送○公○密○室○去○衣○榻○
 上○衾○枕○茵○各○一○使○橫○波○盡○弛○褻○衣○
 伴○之○隨○鍵○戶○諸○人○伺○焉○公○酒○醒○驚○
 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而○命○橫○
 波○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仍○使○
 就○寢○橫○波○遂○暈○公○公○曰○無○用○爾○側○

身○內○向○卽○酣○睡○旋○覺○而○轉○外○橫○波○
 伴○寐○以○體○傍○公○公○酣○睡○如○初○詰○旦○
 橫○波○出○具○言○狀○且○曰○公○等○爲○名○士○
 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
 成○忠○成○孝○終○屬○黃○公○余○謂○非○黃○公○
 無○此○光○明○非○橫○波○無○此○識○見○其○爲○
 一○代○名○臣○美○人○固○有○由○來○矣○
 影○梅○厂○憶○語○小○宛○最○愛○月○每○以○
 月○隨○升○沈○爲○去○住○嘗○曰○人○以○身○入○
 波○煙○玉○世○界○之○下○眼○如○橫○波○氣○如○
 湘○煙○體○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復○似○
 人○是○一○是○二○乎○讀○之○使○人○如○置○身○
 水○晶○屏○中○菁○女○素○娥○吾○恐○係○小○宛○
 化○身○耳○
 王○小○蘭○瑯琊○多○才○辭○令○風○雅○一○



日○妹○稱○蘭○朝○眠○未○起○其○弱○妹○扣○門○
請○入○稱○蘭○不○即○應○小○蘭○適○過○之○曰○
此○所○謂○十○扣○柴○扉○九○不○開○也○蓋○稱○
蘭○行○九○而○妹○行○十○聞○者○絕○倒○畫○舫○

錄○徐○鳳○珍○寓○板○橋○側○嗜○吟○詠○而○不○

欲○以○能○詩○名○藁○成○輒○焚○去○且○非○夙○
契○者○不○與○譚○也○病○中○斷○句○云○柳○如○
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著○意○紅○殊○
可○憐○人○與○某○生○歡○後○別○去○有○惟○願○
泥○金○消○息○好○桂○花○分○與○妾○身○香○及○
妾○身○信○似○章○臺○柳○不○待○春○來○不○敢○
狂○之○句○如○在○月○明○人○靜○時○聽○瑣○窗○
絮○語○也○

湘○烟○錄○晚○君○王○家○湘○性○純○孝○錢

△秦淮監話

唐○雲○公○子○到○秣○陵○相○見○於○級○水○榭○
時○停○雲○嬌○女○幼○香○將○有○所○適○晚○香○
低○鬟○微○笑○謂○雲○公○子○曰○前○讀○君○寄○
幼○香○之○作○繡○綿○悽○惻○如○不○勝○情○今○
將○遠○嫁○此○君○之○過○也○宜○賦○詩○以○志○

君○過○時○幼○香○歌○牡○丹○亭○尋○夢○一○齣○

雲○公○子○振○筆○疾○書○四○律○末○章○云○一○
翦○孤○芳○豔○楚○雲○初○從○香○國○拜○湘○君○
侍○兒○解○捧○紅○絲○研○年○少○休○歌○白○練○
裙○桃○葉○微○波○王○大○令○杏○花○疏○雨○杜○
司○助○關○心○明○鏡○團○圓○樂○約○不○信○揚○州○
月○二○分○晚○君○慨○然○曰○夙○聞○君○家○重○
親○之○慈○夫○人○之○賢○君○輒○有○否○無○可○
人○或○疑○為○薄○倖○此○皆○非○能○知○君○者○
堂○上○閨○中○終○年○抱○恙○關○君○鄭○重○之○

意○欲○得○人○以○奉○慈○闈○耳○因○卽○席○錢○
雲○公○子○一○絕○云○煙○柳○空○江○拂○畫○橈○
石○城○潮○接○廣○陵○湖○幾○生○修○到○人○如○
玉○同○聽○簫○聲○廿○四○橋○月○落○烏○啼○霜○
濃○馬○滑○搖○鞭○竟○去○後○有○情○人○竟○成○
眷○屬○秦○淮○諸○女○皆○激○揚○健○羨○以○晚○

君○得○所○有○為○之○喜○極○泪○下○者○

桃○葉○渡○頭○順○治○初○一○縣○令○邵○姓○
者○建○橋○其○上○榜○曰○利○濟○青○谿○長○板○
橋○厥○名○最○著○後○為○工○部○葛○寅○亮○所○
折○余○有○絕○句○云○碧○柳○毵○毵○罩○麗○誰○
曉○風○殘○月○總○魂○消○夜○來○露○冷○烟○波○
闊○何○處○青○溪○映○板○橋○漁○洋○所○謂○煞○
風○景○也○又○如○丁○字○簾○前○曲○中○名○姬○
香○巢○梅○比○在○昔○最○盛○今○則○萎○薄○搖○





綠○鶯○燕○晨○星○卽○三○百○樓○船○亦○多○變○
 爲○茶○社○楊○千○里○丈○詩○云○十○六○樓○臺○
 俱○劫○塵○復○成○橋○下○碧○粼○粼○有○情○舟○

楫○無○情○水○長○與○斜○陽○作○主○賓○鶴○黑○
 鴉○黃○趁○夕○曛○消○愁○何○處○酒○微○醺○雙○
 跌○玉○雪○尋○常○見○誰○唱○當○年○白○練○裙○

△秦淮豔話……

四

讀此可以知盛衰矣悲夫





△蘇州的女郎……



近幾天馬路上的小報販子，好像又新添了一批。電燈上不了半天，他們便東一箇西一箇的上了市，鑽在行人的人堆裏使勁叫着什麼『夜報』『快報』。行人有許多的確很關心這次北方軍南下的消息，眼看販子們袋裏的一大束小報，會馬上就賣的光了。

自從江浙戰爭的砲火，在我們江蘇境裏發了一次威福以後，一般人都認識了武力的可怕。北方軍南下的消息，誰聽了不變色？只有幸福的報紙橫行霸道的做了唯一的驕人，雖然有些人與我們一樣的不信任小報的不忠實的記載。

有名的報紙都揭出北方軍佔領南京的新聞了！鮮明的標題也彷彿是箇警告。近來報館裏的編輯先生最喜歡吩咐排工擊最大號的字來排印關於戰爭驚人的消息的提要，像是有意動的我們的驚弓的心弦！

在我家住的一箇弄裏，由遠方搬來的避難的人，幾乎不能再容了。有幾家鄰居來要求我家騰出一箇亭子間來給人住，要多



△蘇州的女郎……二▽

少房租給多少房租。我母親瞧的心急，忙給了我幾塊錢，趕到蘇州把二姨母接到上海來。滬甯車是斷了，到蘇州只有坐小火輪。船上的乘客，自然難怪他們塞得滿坑滿谷的了。他們臉色的倉皇，那有太平時節坐在船艙裏來得安閒。他們旅途的消遣，只有把談話集中到戰事上面。一陣一陣的話潮，他們由北方軍南下說到江浙戰爭，由江浙戰爭又說到中國十幾年以來的一切國內戰爭。我只是悶塞在人縫裏，瞑目遐想：二姨母住在蘇州城裏護龍街，這條街瘦而長，小時在姨母家裏會發過獸，由街的彼端跑到此端，計算要幾多步。伊家隔壁有家小糖店，我最喜歡吃店裏的酥糖。觀前街由姨父會領去逛過兩趟，記得是很熱鬧，怎樣的熱鬧，又是模糊的了。還有蘇州女人的頭梳得最光澤，小糖店裏的老板奶奶，有兩箇孩子，伊天天都要替女孩把辮子打得像一條小烏龍，自己把鬢兒也盤得沒有一根髮是毛亂的。還有蘇州女人的尖脆宛轉的喉嚨，至今很清晰的在我耳鼓裏蕩漾着，雖然在上海有時也聽得到，但總覺得有些不如在伊們的家鄉好。

船靠了岸，天已將昏黑了。晚市浮動着一種人羣的不安靜，街兩旁店家的電火都像沒有平時的明亮。我由城外一直坐車子跑到城裏護龍街，像是後面有許多大兵在追隨着。姨母家的門向，在多年的隔闕的記憶裏，十分的微茫。依着門牌摸了一陣，彷彿是尋着了一箇女郎正虛掩了半扇門，伸頭向外面張望。待我要上前去問伊，伊拍的把門關了，而且聽見裏面有加門的聲音。我心裏兀自好笑，伊把我當做兵爺爺麼？

冬冬！我一面敲門，一面問，『這裏樓上有姓沈的人家麼？』

半天，裏面才有應聲，是一箇純圓潤的土白。『你是那裏來的？』

「我姓關，由上海來的。謝謝你！煩轉達樓上一聲吧！」

又沉寂了一刻，我聽出裏面有二姨母說話的聲音，我在外連呼了兩聲二姨母，二姨母開門把我放進去，伊像是驚喘初定的道：「想不到是你，把我家阿蘭都嚇殺，伊道是什麼夯漢子來敲門了！」

站在我對面的那箇伸頭的女郎，笑的格格地，想是阿蘭姑娘了。

我隨姨母上了樓，坐定了，我便問：「三姨父不在家麼？」

「外面打聽消息去了，——你由上海來的，你在上海聽說外面怎麼樣？」

「怕的北方軍馬上就要沿滬甯路直下了吧？我母親特地叫我來接姨母到上海過幾天。」

所謂阿蘭姑娘，得得地也上了樓。姨母不放心的問伊：「下面的門可關好了？假使有箇真夯漢子來敲門，關也關不及了。」

伊說的我們都笑了起來。伊又指女郎對我說：「你怕的不認識伊了？我還沒有想出我對伊的印象來，伊接着告訴我：『伊是從前賣酥糖的家裏的阿蘭，你的記心多壞！』」

阿蘭背過臉去，有些害羞的情態。這是值得驚異的：一箇打小辮子的鴉頭，一霎眼，便亭亭地是箇碧玉年華的女郎了！

姨父由外面敲門回來，他得的消息，惡劣到萬分！他很驚異我來的奇巧，他已有了明天把姨母送到上海的決心。

△蘇州的女郎……四▽

姨母今年三十多歲，比姨父只小幾箇月。伊一直沒有生產過，伊看見人家小孩子，心裏總很歡喜。我小時在伊家裏，伊什麼都要供給我。現在伊最愛阿蘭，阿蘭已是伊的乾女兒了。阿蘭就住在樓下，伊的母親，弟弟，都已死去。父親久不做糖的買賣，現在一家工廠裏做管頭，生活沒有從前那樣美滿了！伊也在小學裏讀過書，近來伊父親想把伊送到上海絲廠裏做湖絲阿姐。姨母不同意伊父親的主張，伊以為最好把伊留在家裏學一兩年針線，給她嫁一箇好好的男人。上海的壞人多，有幾箇正經的湖絲阿姐不馬馬虎虎地弄得沒收場？阿蘭自己，伊要讀書。他們總認為伊是奢望了。

關於姨母動身的問題，連帶牽涉到阿蘭，姨母以為像伊這樣三十多歲的婦人都要跑，阿蘭是箇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絕對沒有把伊留在家裏的道理的。但伊起初很隨便的徵求伊：「阿蘭，同我一齊上上海去吧？」伊的表示是搖搖頭。已而姨母又騙伊說：「北方軍比從前紅頭（註）來的還要利害，他們捉住了年輕的姑娘，一刀便斬做八塊！」伊似信非信的說：「我不怕！」最後姨母才鄭重的對伊說：「上海是外國人的地界，天下，他們可以殺了去，上海是不敢去的。最好同我到上海暫避幾天吧！」伊努起嘴說：「我又不認識人家。」伊說這話的時候，嘴向着姨母，眼睛向着我。姨母笑着指了我說：「關家是外人家嗎？」我怎樣好有什麼表示？我只有笑。

由姨父同伊父親同意的通過，伊便決定隨姨母一齊行了。

明天，阿蘭起的最早，打了一箇小包袱，姨母也只略帶了一點東西。伊們都是草草地梳的頭，姨母說：「這

樣兵亂皇皇地，蘇州城裏怕的找不出一箇烏溜溜的女人頭。」

姨父把我們送上船去。這是我們料想得到的：到上海的客人，一定要幾倍於我由上海到蘇州的時候。姨父花了十多塊錢，只替我們買了兩箇坐位。阿蘭說伊很能站，一定要我同姨母坐。我當然是不得不推辭的，讓讓了一回，姨母強迫伊就坐，但伊還要拖我在伊的身邊擠下。這樣兒也好！最困難的在車上，船上，一箇少女被夾在雜色的人羣裏，許多無賴對伊有邪念的機會。此刻，伊左邊屏着姨母，右邊障着我，更誰來犯伊？不過伊時時怕擠了我們，不住地把身子向上提，這樣伊明明很吃力。伊又要坐到姨母的腿上，或是還是站起來，姨母都遏制了伊。

船上的人都說：「假如在炎熱的夏天，這一船的人裝到了上海，不將化成一船的屍水麼？」

我漸漸拓張了一點地盤，伊坐得似乎也安適了些。但由伊的左肩一直到伊股以下，還是很密切的緊靠着。我。在昨日會了一面的人，今天便這般親熱的依偎着，那裏夢想得到？

在船上，我們很少談話。我有時領略伊初近男人的情態，伊很想避去我對伊隔着衣裳的肉的侵犯，但一彈動，便有坐在我腿面的不禮，伊只是屏氣的坐着。有時我故意站起來讓伊寬舒一下。伊生得一雙烏珠似的眼睛，一嘴象牙似的白牙，在全艙中的衆人裏，伊是一箇最美倩的女人了！我每每驕傲只有我可以享受伊的美色的時候，我發現許多怪醜的男人也都釘着伊望。

船到了上海，我們由岸上到了家，比我到蘇州的光景還要遲。我整整又在船上坐了一天，兩股都坐得麻

木了！阿蘭見了我母親，叫了一聲，便飛的鑽進房裏，伊是去排除伊裝滿了一勝脫的亞母尼亞汁了。

姨母在四五年前，曾在上海住過幾箇月，阿蘭是初次的光臨。伊對於十里洋場的物質的新奇和偉大，並不感受到什麼駭異，伊只注意春申仕女的打扮。今年海上女人，風行梳橫S髻，髻邊斜插一枝鮮明的絹花。堂子裏的姑娘和公館裏的姨太太，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件一口鐘。姨母很驚奇的表示：「開離上海，不過四五年，現在看看，又繁華許多了！」

母親卻又故神其說的感嘆：「上海的繁華，一天是一箇樣子！」

「我看我們蘇州女人的打扮，都是由上海學了去的。」阿蘭好像是發現了人家的什麼短處似的說。

「默東西！天下女人的打扮，都是跟上海跑的啊！」姨母很譏笑伊說。

「那們，上海女人的打扮，由那裏模仿來的？」

「外國。」

「外國女人的打扮，又由那裏模仿來的？」

阿蘭問的衆人都忍不住的笑了。母親打趣伊說：「阿蘭！明天我來給你梳橫S。」

「我不歡喜梳鬆梳起來像老太婆似的。」

「你又來說傻話了！蘇州城裏的姑娘，不知有若干是梳鬆的，誰會笑伊們是老太婆？」

我在旁插嘴道：「果如姨母打起辮子來，人家便要疑惑你是十七八。」

阿蘭曉得我是調弄伊，伊向我露出象牙似的白牙笑上一笑。

「實在，阿蘭生得俏，受打扮。我看伊打辮子受人梳鬚也很愛人！」母親結束我們的話，總讚上阿蘭一句。阿蘭的確美！而且伊的慧心也分外的過人。晚上，西門來了兩箇男客，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們報告此刻華界一帶，已風聲鶴唳的亂了。據說北方軍離上海只有三五里。他們在家裏，可以聽見遠郊隆隆的砲聲。外國界的出口，早架起機關鎗，電網，滿佈了臨敵的恐怖。家裏人聽了，頓現出緊張的顏色。父親豎起了耳朵，凝神聽了一回，似乎聽不見什麼。我也只覺得隔壁的胡琴聲，錚錚琮琤地拉的很高亢。歌女的歌聲，雖然淒怨一點，或許是心理的錯覺罷。

兩箇客人，鬧了要打麻雀。他們主張外面鬧得越凶險，越要尋快活。好在外國人的地界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父親叫我拉了桌子，客人兩箇，父親一箇，姨母一箇，他們四人相將入了局。我，母親，阿蘭，三人在旁邊觀戰。母親站在父親的背後，阿蘭站在姨母的背後，我站在母親阿蘭的中間。因為父親同姨母在局上是上下家，我居中可以看兩家的牌。

嘩喇嘩喇的是洗牌聲，滴露滴露的敲牌聲，——不知不覺地夜已深了！我留神向遠方聽聽，似乎漸聽見有些零碎的鎗聲。我驚愕的低聲向阿蘭說：「你聽見麼？」伊豎耳一聽，似聞非聞的說：「鎗聲麼？彷彿有的。」全局的人都不會留神到我們的發現，連母親都沒有介意。

「你看這鎗聲有多遠？」伊好像帶着一點怕意問我。

「約莫三里路。」

「北方軍就要殺的來麼？」

「外人的地界他們是殺不來的。」

「真的？」

我想，這是真的事實，假如伊換箇「爲什麼」的追問，我便不會酬報伊的「所以然」。

「外人的地界有多大？」

「縱橫不過幾十里。」

「爲什麼不多佔幾里？」

伊到底要給與一箇「爲什麼」，伊是這樣的好奇！

姨母回頭問伊噲噲些什麼，我利用解答伊「爲什麼」的機會回說我們已聽到遠方的鎗聲了。

一箇穿大青呢外套的客人把手裏的牌敲了兩敲說：「什麼鎗聲不鎗聲！看牌！看牌！」

上海真是天堂！永輪不着烽火之災！但阿蘭很不放心在亂騎荒城中的親父和義父。伊幾乎時刻記掛他們。姨母說：「最好寫封信回去問問，叫他們復我們一兩句，我們便好放心了。」阿蘭也以爲伊們此刻雖然很幸福的登在永輪不着烽火之災的天堂，但他們未必就不聖念。伊們安樂的情形，也有報告他們的必要。

伊開始向我借筆，借信封信紙。我隨把自來水筆遞了給伊，並檢出一些信封信紙，放在桌臺上。伊把筆看了一看，又還給我說：「毛筆呢？」

「禿了。」

「鉛筆也是好的。」

「沒有。」我在身上摸了一摸給伊看，「自來水筆不比毛筆鉛筆好？」

伊臉上泛出羞紅的血素來，很勉強的笑着說：「我不會用這東西。」我才明白伊忸怩的主因，覺得剛才有些窘伊了。便爲伊把筆裝置好，並且在紙上寫了一箇蘭字給伊看。伊接去寫了幾箇字，似乎不順手，嘴裏囁咕着：「鄉下人真是蠢！」但伊寫了一兩行字，漸漸覺得順手了，伊又很讚美自來水筆好。筆墨容易汚手，鉛炭容易磨去，而且寫出來的字，也沒有這樣寫的細秀的好看。我坐在伊的對面，很想偷看伊寫的是些什麼——尊楷怎們樣？文藝順不順？伊似乎不願意我瞧見，寫一箇字，拏手掩一箇字。我只能欣賞伊低垂着的一雙烏珠似的眼睛，有時翻起來看我——看我可偷看伊的信。像這樣少女的嬌憨的表現，只有纖巧的詞人能刻畫得出。我很相信！

「活鬼！」姨母都看的發笑了。

「女人還是識字好，事事不求人！」母親啞着嘴說。

「恭喜你今年娶箇多才多藝的媳婦！」

△蘇州的女郎……………九▽

接着伊們在我未來的親事上談了許多的閒話，我都沒有關心，祇見阿蘭寫了一兩行字，便把紙團起，向衣袋裏一塞。伊一連寫了兩三張紙，都作廢了。最後寫好了一張，似乎也沒有幾行字。姨母問伊：「信上寫些什麼，念給我聽一遍。」

「也沒有什麼話，不過告訴他們此刻我們在上海比如在天堂上一樣，家裏如也還太平，可以寫封平安信來。」

「上面有你乾爺爺的話麼？」

「把他同我父親稱呼在一起的。」

「謝謝你！姑娘！」

伊又寫好了信封，裝好了信紙，交給我，「謝謝你！今天躑躅你許多的信紙！」

「明天早晨送吧。」我把信納在衣袋。

大家呆坐着感覺到很無聊，晚上的天氣，似乎又加冷了許多。在屋裏聽到外面一陣一陣的吼風，很有些雪意。母親約姨母早些睡覺去了。阿蘭在我書架上取了一本小說在燈下看的很出神。自從伊們來寓我家裏，我每天總在客堂中打地鋪。（註）伊感覺到腳上的溫度逐漸的降低，預揣夜裏的天氣必加倍的奇寒。伊聯想到我一箇人睡在地鋪上，多少要有點冷意。伊拋了書，向我表示伊每天睡在床上，總十二分的不安，因為伊佔了我的床，把我一箇人丟在地上，像今夜裏這樣的寒天，假如受了涼，伊的罪有多大？伊也不是我

家的什麼人，盡量的說，伊不過是我姨母的乾女兒，我母親的乾姨姪女兒。伊想外面稍爲太平一點，就要回去，最好留我姨母在上海過年，伊一箇人先走。伊所領受到我家這許多天的恩遇，在伊這時，只有牢牢地記着！

伊這樣紆迴曲折的體貼到我，完全表現伊是箇有愛情的天才的女子！不過我對於伊提出的『去』，心裏着實有些悵悵！我覺得我此刻的心理已是病態的了！假如把伊比做鴉片烟，我彷彿已中了伊的尼可丁了。癮的癮君子，一天離不了烟，我覺得我也不能離開伊的內心的需要。伊是可以長久的伴我的，只要北方軍繼續的蹂躪我們的江南！

一陣勇猛如虎的夜風，把緊閉的窗子像是使勁的撼搖，阿蘭很緊張的縮起頭來。我也故意的張皇：『什麼！什麼！』

『大風，像龍陣風的大風！』

『怕是什麼衙漢子來敲門吧？』

伊給我逗的笑了。但同時又鈎觸伊懷鄉的心事。伊揣想到家人在夜裏的睡眠問題，以爲此刻如果是風聲緊急的當兒，家人是不會安枕的。伊又懊悔到伊信上的話說得太少了，最少要在上面註上一句：『千萬不要同兵爺爺們嘈囉！假若有人到家裏去，什麼東西只好隨他們動手取，他們來生還是還委人家的。』我也終不放心伊信上說些什麼，在我一人就寢的時候，我偷偷地拆開了信。伊似乎處處都能表現伊的天才，

△蘇州的女郎………一二▽

伊在信上安慰家人說：『你們請萬分的放心！上海是鐵城池，外國人椿椿事都能給中國人保險，你們只管把我們藏在黑窩裏的等到一太平，我們便會從黑窩裏出來了！』

臘鼓聲急，鼙鼓聲息。在母親決定叫我仍舊把伊們送回蘇州去的晚上，阿蘭的父親來了。第二天，他把伊女兒帶了回去，姨母卻硬給我一家人留伊下來過年。伊對我說：『阿蘭可惜沒有讀了幾年書！』

註一 洪楊軍以紅巾纏頭，俗稱紅頭。

註二 席地為榻曰打地鋪。





蕉廳偶拾

楊劍花

唐王播客揚州木蘭院僧厭之
飯後擊鐘播乃題於壁曰「上堂
已了各西東慚愧閣黎飯後鐘」
後鎮揚州訪前詩已碧紗籠之矣
續曰「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
得碧紗籠」人心勢利窮達異遇
吾人宜知自強焉

「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
字謂之十字碑唐殷仲容摹本宋
郡守朱彥刻石古人之大過人在
能刻苦用心如仲舒三年不窺園
孫敬閉戶讀書江泌隨月孫康映
雪匡衡穿壁借光車胤練囊盛螢
今人罕有之矣

正法會經云「譬如蝙蝠人捕
鳥時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飛為
鳥」此正與希臘伊索語一旨可
稱東西相同之名言
北齊盧度隱居西昌三顧山鳥
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
壞吾壁鹿應聲去
宋高宗宮中養鴿每日羣飛於
外太學士人作詩諷之有云「萬
鴿飛翔遶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
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
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此可
敵秦西油畫而無愧矣

宋祁與郊同試禮部祁初為第
一章獻皇后曰弟不可以先兄乃
以郊為第一祁為第十古人倫序
之重如此

季札慕在申港孔子表其墓曰

△蕉廳偶拾

一▽



△蕉牕偶拾……………二▽

書『痛快極矣』

莊子云『至德之世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窺』此亦物理之大可

研究者

癸辛雜誌云『江南蟹螯雄堪

敵虎』然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

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捕蟹者未

聞血指也

余友范鸚哥工書畫且能詩洵

稱三絕己酉中秋余集二三知己

各賦詩一章范君亦與焉其一絕

云『一年一十二回圓底事今宵

更皎然莫怪羣花到春闈嫦娥也

是及時妍』句有別趣

李白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

飛邊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

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此即三

五七言也惟太白集中有之





死別

胡媽紅



銀○簫○生○與○素○英○梵○珍○從○上○海○回○南○京○後○果○然○各○學
 校○因○了○軍○事○緣○故○都○已○停○頓○關○門○同○時○銀○簫○生○又○接
 着○家○信○原○來○他○母○親○以○為○銀○簫○生○和○梵○珍○等○在○南○京
 住○着○是○很○危○險○的○心○裏○非○常○牽○掛○希○望○銀○簫○生○回○家
 去○銀○簫○生○當○下○同○梵○珍○商○量○道○學○校○既○已○關○門○我○們
 住○在○南○京○也○沒○用○處○不○如○回○家○去○看○以○後○情○形○如○何
 梵○珍○也○很○願○回○四○川○看○一○看○於○是○便○定○妥○在○四○月○尾
 搭○直○渝○輪○回○家○本○來○素○英○也○想○同○銀○簫○生○走○不○過○伊

父○母○都○在○鎮○江○一○時○很○不○容○易○舉○家○同○着○回○川○所○以
 隔○了○幾○天○銀○簫○生○將○素○英○送○了○回○鎮○江○去○誰○知○梵○珍
 忽○然○也○不○願○意○回○川○了○伊○很○捨○不○得○離○開○伊○亡○姊○的
 墳○墓○便○對○銀○簫○生○道○我○本○意○要○回○川○去○看○一○看○三○姨
 母○及○衆○姊○妹○不○過○我○想○南○京○一○個○人○沒○有○丟○下○玲○姊
 姊○的○墳○墓○孤○孤○栖○栖○的○在○這○裏○我○心○又○何○忍○你○是○應○當
 回○去○一○趟○找○便○暫○住○鎮○江○二○姨○母○家○住○一○住○罷○梵○珍
 說○着○淚○管○欲○滴○銀○簫○生○也○雙○淚○盈○然○只○得○允○了○梵○珍

△死別

一▽



△死

別.....二▽

便與素英到鎮江去銀簫生送了伊們到鎮江去了
回南京來就收拾行李也預備動身回川了

歸期近了銀簫生愁腸百結心酸欲碎只是終日
惘然有時竟淒然揮淚的確銀簫生又怎能捨下江

南這裏有他的愛人的墳墓有他的親愛的朋友有
他的得意往事有他的傷心陳迹有他的……江南

江南已成了銀簫生的第二故鄉了不過銀簫生有
時也很想永遠離開這傷心所在只是到了真個離

別的時候卻又悽惘難堪了
轉瞬已過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時候端午節又

已到來銀簫生想不如過了梵玲的冥誕再走便寫
信約了梵珍與素英兩人在梵玲生辰到南京來同

時銀簫生又寫信給淑卿告知伊一切情形說起自
己要回川並告知伊俟接過梵玲生辰即走屆時或

來上海一晤咧

在梵玲生辰的那一天早上九點鐘梵珍與素英
已從鎮江來與銀簫生相見着便叫了車子奔向禮

園去銀簫生早已備好蓮子幾百顆荷花一大束用
來做祭品車子到禮園三人聯袂進去了梵玲墓

前銀簫生將蓮子荷花放在墓上禁不住已流下淚
來梵珍與素英更淚落如綆半晌銀簫生方嘆道死

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不想現在我竟兼而有之素
英拭去眼淚道假使玲姊不死今年方滿十九歲能

了真正可惜記得伊到四川去了四年後來回了南
京便換了愁眉淚眼時常生病伊的身體本來很弱

加以煩憂過度所以竟致死去可憐伊死時我在安
慶聞信回來已是不及了像玲姊這樣才華容顏竟

這麼夭折未免叫人灰心銀簫生道紅顏自古如名
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梵珍勉強笑道玲姊姊死了也

安心不然像我們雖生着又有什麼好處今日逃兵



明日逃難年荒世亂恐怕玲姊姊有知還替我們擔
愁呢銀簫生也微微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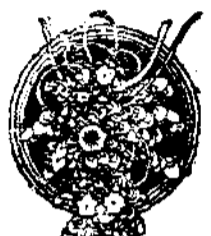
三人在墓前徘徊了好一會都戀戀不忍去尤其是銀簫生想着此別千里不知重來又在何時所以更加難捨還是素英催着出園吃飯去三人又灑了無數熱淚纔依依出園上一家館子吃了飯銀簫生道時候還早我們到後湖去蕩蕩罷我此次回去已不知能否再來你們陪我去玩一玩再隔兩日我也到上海搭輪走了銀簫生言下大有黯然可憐之色素英忙應道可以可以走罷衆人到了豐潤門銀簫生見了疎柳成行風景不殊不禁想起梵玲在時大

家在這裏探蓮買櫻何等快樂豈料有今日當下喚了一隻小舟三人打着槳滿湖游轉無如都鼓不起與致來見着湖裏荷花已全開有些已凋落了益發勾起別緒只好離了後湖銀簫生送伊們二人到下關上車回去自己悵悵的回轉校舍便立刻寫了一首小詩寄給淑卿道

離心惻惻疎疎疎極目花開恨滿湖翠蓋紅裳
齊墮淚萬千哀感哭明珠

在銀簫生將離開南京的前一晚他不知想起什麼事他竟倒在床上擁着孤衾淒淒切切的哭了

★
★
★
★
★
★



△死別……………三▽



關於服裝的鱗爪

鄭·逸·梅

近來男子們的西裝袴兒，仿着美國式，盛行大脚管了。據自新大陸回來的某君談及，前年英國皇太子遊歷赴美，美邦人士開會歡迎，不料船將近埠，皇太子的袴兒忽地破損了，然又沒有帶着第二條可以更換，正在沒有辦法的當兒，不料有箇水手，把新製就的袴兒奉獻上來，皇太子顧不得許多，便買買然的穿起來了。及開會的時候，美邦人士見了，欣羨的了不得，因為那袴樣大大方方的，很覺好看，於是就相率摹做着，大脚管兒的袴，頓時盛行於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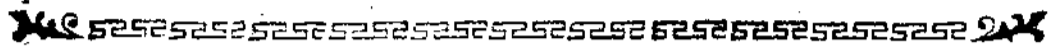
虹口公園紀游 鄭·逸·梅

△虹口公園紀游

海。上。四。公。園。一。的。開。放。了。在。下。一。昨。無。事。作。虹。口。公。園。之。游。由。一。路。電。車。趁。至。終。點。下。車。右。折。循。着。孩。童。園。行。那。短。欄。上。開。徧。了。赭。色。夷。葩。自。有。引。人。入。勝。之。妙。既。達。門。前。買。票。而。入。票。兒。和。外。灘。公。園。同。一。式。樣。不。過。名。稱。改。為。Higlow Park 罷。了。園。以。空。曠。勝。占。地。約。一。二。百。畝。淺。草。平。鋪。彌。望。無。際。緩。步。其。間。很。覺。快。適。有。大。池。一。池。中。綠。葉。田。田。怒。放。着。巨。朵。的。白。花。和。吾。華。的。茵。蒼。差。不。多。想。濼。溪。翁。見。了。也。當。贊。美。它。一。聲。亭。亭。淨。植。呢。畫。地。為。環。線。適。於。賽。跑。在。下。臺。年。在。校。讀。書。時。矯。健。善。走。每。逢。運。動。會。輒。為。賽。跑。選。手。今。日。到。了。此。間。觀。覽。所。及。不。禁。有。餽。肉。復。生。之。感。園。隣。游。泳。池。隔。籬。可。以。窺。望。有。西。人。有。華。人。也。有。婦。女。御。着。各。色。的。浴。衣。拍。波。弄。流。魚。浮。鳧。赴。快。活。的。了。不。得。池。上。架。着。鐵。橋。分。高。低。階。級。有。的。竟。從。橋。面。上。騰。躍。入。水。激。波。飛。濺。高。幾。及。丈。西。人。之。好。運。動。於。此。可。見。園。的。後。面。又。為。靶。子。場。據。阜。下。曠。可。見。倭。卒。射。擊。每。卒。憑。着。一。方。形。斜。面。標。有。號。數。的。木。塊。出。機。關。槍。向。土。堆。開。放。土。堆。上。也。立。有。標。號。數。的。木。版。一。排。放。過。頓。有。小。旗。豎。起。揚。動。蓋。版。下。為。溝。有。人。藏。着。專。掌。旗。號。以。表。示。命。中。與。否。的。當。開。放。時。厥。聲。碎。訇。我。們。鋒。鏑。餘。生。聽。了。不。覺。心。為。之。悸。聽。了。一。會。便。走。着。續。尋。林。泉。之。勝。有。石。洞。有。小。渚。有。竹。徑。有。板。橋。徘徊。攬。景。不。管。披。着。古。

一▽





△虹口公園紀游……

人○畫○本○那○是○多○麼○有○趣○啊○居○中○有○
菲○舍○略○設○桌○椅○是○賣○果○汁○冰○漿○乳○
酪○汽○水○的○在○下○走○的○足○乏○口○渴○就○
在○舍○中○飲○了○一○瓶○汽○水○又○擇○那○水○

涯○蔭○下○的○長○椅○上○睡○了○一○會○綠○葉○
為○幄○日○光○篩○影○涼○颺○吹○來○水○面○起○
了○一○層○微○波○恨○不○能○在○此○聽○水○聽○
風○過○一○生○哩○那○些○倭○女○夷○妹○連○臂○

踏○歌○而○來○手○各○執○着○球○拍○正○擬○於○
斜○陽○芳○草○間○作○網○球○的○角○逐○呢○
* * * * *
* * * * *

二▽





亞森林羅蘋最新奇案

斷橋

法國勒白朗氏原著

周瘦鵬
張碧梧
合譯

這是仲夏節一箇星期二的午後巴黎城中六街沈寂成了一座死城紀謀巴納德坐在他的辦事室中翹起兩隻脚擱在面前寫字臺上他身上祇穿了一件襯衣一杯大啤酒放在他的肘邊綠色窗衣深深垂下火一般熱的陽光休想溜將進來他兩眼惺忪分明是精神疲倦要打一箇盹他的呼吸高而有序更足表示他將入睡狀態

他驀地聽見門上有人重重的敲了一下慌忙放下兩脚挺了挺腰肢很莊嚴的坐着

「不是——不會得是他——他竟然來了嗎這必是高亢的熱度迷糊了我的視線」巴納德這樣說露出驚異的神情

來人畢竟是誰呢正是貝迦克司探長他跨進室門隨手把門關上他的態度很是狼狽這樣熱悶的天氣他卻縮頸聳肩彷彿很怕冷妄藉以聊禦寒威滿頭的頭髮竟沒一根蓬鬆

「你爲何這般模樣呀」巴納德問懶懶的攤倒在椅中

△斷橋……

— 17 —

「我有甚麼特殊的模樣值得你鄭重動問呢？」

「你自家不覺得像你這般模樣到好像是一塊人形的冰？」

貝○迦○克○司○笑○了○一○笑○

「你莫講笑話了我特地到來當然有重要的事不過這事也很簡單」貝○迦○克○司○勉○強○的○說○

「簡單嗎我想未必見得因為倘果是簡單你必不肯來到你認為仇人的辦事室中向他求助貝○迦○克○司○我○這○話○說○得○有○理○罷○」

貝○迦○克○司○的○臉○頓○時○紅○得○和○火○燒○一○般○明○知○巴○納○德○這○話○是○有○意○挖○苦○他○卻○一○些○不○敢○生○氣○因○為○巴○納○德○的○本○領○他○委○實○非○常○傾○佩○會○經○有○過○好○幾○次○他○陷○在○困○難○之○中○無○法○解○脫○終○于○得○到○巴○納○德○的○幫○助○纔○能○安○全○脫○身○巴○納○德○竟○彷彿○是○他○的○救○星○啊○

「這一次可是甚麼事呢今天我正閒着沒事明天！後天我也許能有閒暇老實和你說我這巴○納○德○代○辦○公○司○替○人○偵○查○疑○難○案○件○雖○是○不○受○分○文○酬○報○怎○奈○照○顧○的○主○顧○竟○是○寥○寥○無○幾○他○們○寧○可○把○錢○化○費○在○戲○院○裏○卻○不○肯○用○在○我○的○身○上○！○其○愚○真○不○可○及○」

「閒話丟開我且問你你可願意往鄉間去走一趟嗎？」

貝○迦○克○司○你○說○話○怎○麼○這○樣○模○樣○究○竟○是○甚○麼○案○件○呢○

貝○迦○克○司○疑○了○疑○神○

「這確是一樁真正疑難的案件——著名科學家普列克士教授的暴斃。」

「這箇姓名我知道的，但關於他的死耗我在報紙上並未瞧見他是被人暗殺的嗎？」

貝。迦。克。司。露。出。很。嚴。重。而。遲。疑。的。神。態。
「這箇正是我要請你幫我解決的問題，我的汽車正停在附近的車行中，請你收拾一隻行篋就此和我前往路上無事我再把這案的一切事實講給你聽。」

巴。納。德。點。點。頭。立。即。站。起。身。把。餘。賸。的。啤。酒。一。口。氣。喝。完。便。作。出。的。簡。單。準。備。

一。刻。鐘。後。他。們。同。坐。在。貝。迦。克。司。的。兩。箇。座。位。的。小。汽。車。裏。急。急。的。向。巴。黎。城。外。駛。去。

「我擔任這案的偵查事務。」貝。迦。克。司。說。『是受了波夫萊地方戴士葆醫生的囑託——他是我的老友。他在星期一的早晨打電話給我說是波夫萊地方上有一件必須偵查的案件——科學家普列克士跌入他家花園裏的小河中便送了性命。』

「這事並沒有甚麼希奇呀。」

「慢着待我說下去呀，這位教授是從一道板橋上走過對河去——橋上有顯明的跡象足能證明事實是這樣的，他不幸跌入河中，他的頭剛正撞在一塊尖銳的石上，他便立刻喪命。」

「那末必是板橋忽的斷了，怎會斷的呢？想是板橋朽爛了。」
貝。迦。克。司。先。點。點。頭。又。把。頭。連。搖。了。幾。搖。

△斷橋……

三▽

「那板橋很是堅實——卻是被人鋸斷的。」

巴納德吹了一聲口哨。

「你既接到了電話便立刻趕往波夫萊是嗎？」

「是的。」

「你會發現甚麼不會？」

「一箇怪異的境界這教授有一座小屋他和他的女兒同住他女兒名叫瓊和這小屋接連的是一座完備的實驗室花園的地勢是往下斜行先是一片草場再是一座厚密的灌木叢一直斜到那道河流的岸邊河流是夾在兩道石岸的中間不疾不徐的流動板橋便跨在這河流之上有了這板橋便可從普列克士的花園中一逕走到埃瑪勞別墅這別墅的住戶是箇姓蘭堯的夫婦倆。

「男的名叫魯易司是一箇年輕而富有的證券經紀人他妻子喚做喜息兒是箇活潑美麗的婦人上星期日的午後喜息兒曾去和瓊茶會魯易司卻是和他的雙目失明的老母在巴黎游玩預料當夜他必可回家來了。」

「喜息兒走過埃瑪勞別墅的花園一直走到河岸上剛要走上板橋忽嚇得連連倒退失聲驚呼原來板橋已斷普列克士教授的屍身正躺在水中伊跳轉身飛奔到屋中求救旋即便暈了過去。」

「哦原來是這樣的。」巴納德淡淡的說。

「別墅中的人們把喜息兒安頓在牀上後立刻把這悲慘的消息去告訴璠魯易司湊巧在這時候回來了。車行絕速似乎發狂的一般而且他的臉色慘白如死渾身又索索的抖顫他開口第一句話便道「我不會來遲嗎告訴我！告訴我！我的上帝我是一箇愚人！」他和一箇瘋人似的直奔上樓不及等待那些驚慌失措的僕從們的回答早已闖進他妻子的室中他妻子的女婢把發生的事對他說了起初他似乎不懂得後來他悄悄的走到他妻子的床前很親熱的吻了伊的兩手並哭着喃喃的說道「喜息兒我如今是一箇暗殺人的凶手了！」

「你的意思我承認我未曾明瞭。」巴納德說「你既已知道這是一樁暗殺案並且已獲住了凶手！是他自己招認的你要我再幹些甚麼呢？」

「你莫性急待我把話說完你自然明瞭我們曾調查魯易司離去波夫萊後的一切行動我們已知道那道板橋在星期六的早晨仍很完整因爲有一箇園丁曾從橋上走過星期六的午後魯易司一逕坐在他母親的床邊未曾離開進了中餐後直到十一點鐘他仍是伴伊坐着十一點鐘後他纔自去睡覺爾堯老夫人的侍婢和廚丁都曾聽見他們隔壁的室中踢開他的鞋子那侍婢並敢發誓說是過了不多幾箇鐘頭伊會聽見他扭熄電燈因此伊以爲他先前必是睡在床上看書星期日的早晨他未曾出外所以若說那道板橋是他鋸斷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你怎會注意到這一層替魯易司造成這樣一箇爽直的反證呢？」巴納德問。

△斷橋……

五▽

戴醫生露出嚴重的神情

「魯易司母親住屋門上的鎖匙他有一柄巴黎警察會向他停放汽車的車行查問查出他在午夜過後會開出他的汽車據他向一箇機匠說因爲天熱他不能入睡要乘車前往包市呼吸新鮮空氣他回到車行時已是早晨兩點鐘了」

「在這箇距離的時間中」巴納德說「他儘來得及乘車回到這裏鋸斷板橋再趕到巴黎城這樣說來那箇侍婢聽見他扭熄電燈時他必已把事幹妥真箇上床睡覺了至于他溜出他母親的住宅時自必正是僕從們酣睡的當兒」

戴醫生用怪異的眼光望了巴納德一望因爲巴納德說這話的聲腔很是堅決分明沒有貝迦克司置喙的餘地分明不祇是貝迦克司的助手

巴納德已瞧出他的意思便含着微笑向他微鞠一躬

「我這朋友貝迦克司真太疏忽竟未曾替我介紹醫士我姓名叫做紀謀巴納德願聽受你的驅使」

「這位是我的友人他曾幾次三番幫助我偵查案件」貝迦克司說聲音卻很艱澀「來醫士你和波夫萊銀行的經理會談之後可曾得到甚麼新消息不曾」

「可憐的魯易司」戴醫生很苦悶的搖着頭說「這事已爲警署查悉原來在過去的兩年中魯易司曾把大宗支票付入普利克士的銀行帳」

「脅迫嗎？」巴納德和貝迪克司同時說出這一箇字。

「到底查出頭緒來了。」貝迪克司很得意的說：「既有這回事，魯易司鋸斷板橋便有了很好的理由。」

「然而他並未鋸斷板橋。」

一箇輕年的婦人慘白色的臉披着一件華麗的中國披風，正慢慢的走下樓梯，跨進客堂，手裏握了一根手杖，搯持伊抖索的身體。一箇婢女緊緊隨在後面。

「我要再說一遍。」伊聲音抖抖的說，伊的情感分明已激昂到了極度。「魯易司是無罪的。」

「夫人。」貝迪克司說：「請許我替我的朋友紀謀巴納德介紹。」巴納德立即向伊鞠了一躬：「倘有人能尋出有力的反證，開脫你丈夫的嫌疑，這人必正是他。我承認我所以約他來，此是因為你丈夫的反證足以推翻我全部的推想，要借他的大力決定誰是誰非，但他若願意幫助你，我也絕不反對。除非——」他沈吟着不再往下說。

「哦。」喜息兒大聲說，並非常熱望的握住巴納德的兩手：「救救我的丈夫，無論甚麼報酬，祇要你說出我無不遵命。」

巴納德連連搖頭。

「我向不要報酬。」夫人巴納德代辦公司絕不願站立在商業的道路上，稍為人家盡一些力，必須有甚大。

的報酬因爲那樣做法正是自墮身價呀」

正說到這裏有一箇警察從花園裏奔了進來手裏持着一雙樹膠鞋子

「這箇你在那裏尋着的」貝邁克司問

「是在別墅花園後面的一間小屋中」

這兩隻鞋子上都黏着新鮮的污泥在這樣燥熱的天氣仍很潮濕的地方自然祇有沿着河道的一帶當下喜息兒忽尖銳的叫了一聲

「這雙鞋子是你丈夫的嗎」

伊點了點頭

「好」巴納德說「待我們前去瞧瞧那條河流——這雙鞋子我們應該帶着前去」

貝邁克司和巴納德再有戴醫生和警察們一同走過花園直向那河流走去河水從下面石頭的上方流淌過去

貝邁克司露出不願意的神情瞧着斷橋下面的泥地因爲他脚下穿的是一雙光彩耀目的新漆皮鞋他深怕黏着污泥腳躡着不肯前進

「讓我來罷」巴納德大聲說立刻從貝邁克司手裏奪過一隻樹膠鞋縱身往下一跳他的兩脚便深陷在河水旁的污泥中

「可有甚麼跡象嗎？」戴醫生懇切的問。

「有的。」巴納德回答他。「這些跡象正是爲這雙樹膠鞋子印成的。」

「這原是一樁很明瞭的案件。」貝迪克司說。「我委實不必約你來此。巴納德方纔你向蘭堯夫人自薦要替伊盡力。我想伊必用不着你老實說你還是回往巴黎的好。」

「我親愛的貝迪克司。」巴納德用十分驚異的聲調說。「我可以隨便走開去聽隨一位當事人留在困難的境地嗎？你以爲巴納德公司慣會規避遇着似將失敗的案件便悄沒聲兒以一走了事嗎？」

「這樣說來你簡直把蘭堯夫人認做是你的當事人了。」

「爲甚麼不能夠呢？」

他揚起這隻樹膠鞋子又在污泥中匍匐而行了幾分鐘。這纔躡身上來。神情很是得意。

「如今。」他很高興的說。「我們可以會會普列克士的女兒。再把這兩家的房屋察看一番。然後再往村中的旅店裏去喝些啤酒和酒。」

「這樣幹有甚好處呢？我自管幹我的事。」

「我自自有我工作的方法。你倘然不贊成。我可獨自進行贊助。蘭堯夫人在我辦理完畢之先。你不用再來見我。」

但是巴納德這話。貝迪克司不敢輕於答應。他只得仍和巴納德順着大路前往普列克士家。他們走在路



上。時。巴。納。德。遞。給。貝。迦。克。司。一。箇。很。污。穢。的。封。口。的。信。封。

「你。可。能。替。我。仔。細。的。藏。着。嗎？」巴。納。德。問。『在。我。向。你。討。取。之。前。你。不。得。從。你。裏。衣。袋。中。取。出。來。』

「這。是。甚。麼？」

巴。納。德。怪。異。的。笑。了。一。笑。又。把。一。隻。手。指。着。鼻。頭。

「這。是。一。粒。很。有。價。值。的。金。剛。鑽。老。馬。呀。」

「獸。子。」

這。當。兒。他。們。已。走。到。普。列。克。士。的。住。宅。中。

屋。中。所。有。窗。衣。一。齊。放。着。巴。納。德。瞧。出。牆。壁。上。的。油。漆。已。經。剝。落。甬。道。中。的。地。氈。舊。而。且。破。一。箇。很。貧。乏。的。婢。女。引。導。他。們。走。進。一。間。小。的。私。室。他。們。便。在。這。室。中。會。見。了。珂。瓊。

伊。是。一。箇。很。年。輕。的。婦。人。一。論。到。年。輕。實。是。一。位。少。女。祇。因。裝。飾。老。成。形。容。老。練。瞧。上。去。卻。像。是。婦。人。了。伊。身。材。很。高。又。很。健。壯。像。是。一。箇。粗。野。的。生。物。身。穿。黑。色。衣。服。沒。有。一。樣。裝。飾。平。貼。的。黑。髮。從。當。中。分。開。再。從。耳。畔。梳。往。腦。後。挽。成。一。髻。垂。在。頸。間。巨。大。的。黑。眼。你。細。瞧。看。他。們。二。人。一。伊。本。見。過。貝。迦。克。司。並。料。想。巴。納。德。必。是。他。的。助。手。

伊。臉。色。雖。是。蒼。白。卻。並。無。淚。痕。神。態。也。很。寧。定。坐。在。一。張。高。背。雕。花。的。椅。中。兩。隻。堅。強。的。白。手。用。力。絞。弄。伊。的。手。帕。

△斷橋……

一一△

巴納德深深的鞠了一躬。

「請接受我的深切的悲悼。」他喃喃的說。「你父親之死實是我們全體的一種損失。」

「是呀。」伊低聲說。「自從他發明防腐劑以來到如今已是五箇年頭這防腐劑現已流行很廣法蘭西的各醫院沒有一家不採用他雖因而享有盛名但我們在俄國損失的金錢卻未能因此稍有恢復。」

「你們怎會在俄國受損失呢？」

「你有所不知我父親本是半俄國人——他把所有的資產都投入他兄弟的公司開採聖庇脫司堡附近的油井革命軍起事後把那公司燒燬並暗殺我的伯父我們受了這重大的損失生活的艱苦和貧民一般輾轉流落到這裏我們餘賸的金錢已都用在那實驗室上簡直窮得衣履不周——窮得任何快樂都喪失了。」

巴納德聽伊說到這裏一聲不響聽伊再往下說。

「我父親死的時候。」伊繼續的說——「巴納德聽伊的措詞並不提起「是被暗殺死的」——他剛正要完成一種發明——這種發明能使他得到新的幸運和財產。」

「是一種甚麼發明呢？」

「是一種秘密的方法能使染業大大的革新祇是關於這方法的事我知道得十分有限——我父親絕不肯多告訴我一些。」

『你知道嗎』貝迦克司插口說他覺得這些談話已軼出他的道路『我們已將近完成我們的案件
凶手已經捕到』

伊點點頭

『魯易司爲何竟幹出這等事呢你能推想着嗎』巴納德突然的發問意思且是很凶惡的『魯易司這
樣有錢這樣有聲名又娶到一位可愛的妻子』

琳瓊閉上眼睛從頭到腳忽的震顫了一下

『魯易司幹出這等事真太使他夫人傷心了這話你贊同嗎』

『哦喜息兒』伊的嘴唇分向上下縮了一縮露出雪白的牙齒伊的兩手並緊緊的握起

『小姐』巴納德說『我向你有一項請求我可否去瞧瞧你父親工作的那座實驗室』

伊一句話不說便在前領路走過一道甬道穿過一道粗毛布的門門裏是一座空氣流通的白色房屋
這座實驗室的狀況和住宅恰巧相反完全是新的沒有一些污點穢跡許多玻璃瓶順着架子安放一排
一排很有秩序凳上再有好多玻璃器具也都很乾淨射出耀眼光采在這一派純白色之中祇有一樣烏
黑的物件——一件黏滿污泥的衣服從一張長凳上拖曳下來

『這是甚麼呀』巴納德問

『這是我可憐父親的衣服』琳瓊說『他們把他擡到這裏便替他脫下這件衣服要挽救他的生命』

△斷橋……

一三〇

巴納德向他們告別一聲逕自走去。

「你這位夥伴真是一箇怪異的人。」戴醫生說。

「夥伴。」這箇字剛正出了戴醫生的口。貝迦克司已猜惡的笑了。一笑因爲他的心裏絕不願意巴納德插身此案。

這悶熱的晚間已很令人難受。偏偏又落下大雨。電光閃閃雷聲隆隆。但巴納德仍照常安睡。第二天早晨風雨已止。氣候也涼爽許多。

貝迦克司告訴巴納德說。這天午後。審判官定在普列克士屋中審問魯易司。

「因此我要趁上半天工夫完成種種必需的手續。你可曾改變心思不回巴黎去嗎？」

「我空來一趟。未能有何贊助。實在抱歉得很。」巴納德苦悶的說。又喝了第三杯朱古律。彷彿要在這當中尋些安慰似的。

「哦。這樣很好。」貝迦克司說。當下他就出了旅社。巴納德卻又吃了一隻略煮的鷄子。

他吃完早餐後。即便起身前往埃瑪勞別墅。蘭堯夫人招待他在會客室中坐下。二人足足談了一箇多小時。接着又同到魯易司的書室。湊巧貝迦克司正從車道上進來。從一扇大開的窗戶中。瞧見巴納德和喜息兒一同正湊近一張敵面的寫字臺。

巴納德走出書室。來到客堂中。歡迎貝迦克司。他這神氣。這埃瑪勞別墅好像已成了他自己的家。

「歡迎歡迎貝迦克司但是我怕你不能會見蘭堯夫人伊已覺得非常疲倦且因午後的審問更須好好的休息一番伊實是一位可愛的婦人——一位靈活的婦人」

貝迦克司哼了一聲

「我是特來尋你」他說「要告訴你一些你所不歡迎的消息」

「甚麼消息呢」

「我們搜檢魯易司身上搜出一本記事簿簿上記着他在最近六箇月中的支款當中有一筆是在三星期前付給S五千佛郎並註着一末一次的付款」字樣再據查詢所得這筆款子正是付給普列克士教授的總之這案委實不利於魯易司巴納德依我勸你還是趕快不再過問的好」

但是巴納德的答覆是

「我已預備一箇午餐的所在你可曾預備嗎」

這次審問從三點鐘開始是在普列克士屋中一間窄狹的餐室裏舉行魯易司坐在室的一隅有兩名警察左右夾持着他的眼光專注在地上從未擡起審判官和貝迦克司低低的商量戴醫生呆坐在窗外露出深思的樣子

巴納德扶着蘭堯夫人走進室中伊臉色慘白把身體倚在巴納德的臂上但是神態安定也沒有眼淚伊隨即坐在一張矮椅上用一種十分堅強的眼光望着伊的丈夫魯易司卻從未瞧伊一眼

玊璩也走到室中來了。伊有如是一道電流忽的散佈在空氣中。魯易司頓時抖箇不住。伊就在離他不遠的座位上坐下。

檢察官開始查問了。先取出戴醫生填的驗屍單。用嚴冷的聲調宣讀一遍。據單上所填。普列克士教授分明是因跌入河中而斃命的。

接着檢察官便向魯易司發問。

「在星期日的夜裏你可曾把你的汽車從巴黎車行中開出？」

「開出過的。」

「開往那裏去的？」

這罪人默不作聲。

「回答我呀！」

「我實在已忘卻了。」

貝迪克司很快慰的望了巴納德一眼。

「你是不是常常把大宗款項付給普列克士教授？」

「是的。」

「爲着甚麼理由？」

△斷橋……………一七▽

魯易司遲疑了一會方纔躊躇着回答

「爲着幫助他做他的研究工作」

貝迦克司越發露出輕鄙的模樣

一本小記事簿取了出來

「這是你的嗎」

這罪人點頭應是

「簿上你記着各種支款當中有一筆是五千佛郎日期是在一箇月前你記的收款人是「S末一次的

付款」可是你付給普列克十教授的一張支票嗎」

「是的」

「你不能告訴我們你因何受人家的脅迫嗎也許環境」檢察官似乎有意給魯易司一箇機會讓他

自行聲辯琿璦的神情呆板得和石頭人相似

「我沒有甚麼話說」

「你可會鋸斷那板橋嗎」

這罪人又不作聲了

「你不能否認這是你的鞋子罷」貝迦克司說時便把鞋子取出這罪人略爲震驚了一下但並不聲辯

沒有一人覺察巴納德溜出室去。

這時他重復溜了進來，手裏提着一隻小包。

珂璫瞧見了這小包，立刻跳起身來，巴納德卻不理會。

「諸位先生，」他說，「我請你們聽我講幾句話。」他取出一隻鑽石耳環，高高的揚着，「這裏可有人能認識這件寶物嗎？」

「我能夠。」戴醫生說，「這原是一對是珂璫戴的。」向着珂璫又道，「不正是這樣嗎？」

珂璫勉強說了箇「是」字，魯易司忽的露出非常震動的神情。

「貝迪克司，」巴納德說，「昨天午後，在我走進這屋之前，我會交給你一箇封口的信封，如今請你拆將開來。」

貝迪克司便把那信封拆開，頓時低低的驚呼了一聲，因為當中也是一隻鑽石耳環，兩下裏正是一對。

「這一隻耳環，你是在那裏尋着的？」珂璫問。

「這一隻耳環嗎？」巴納德說，「我是在斷橋旁邊污泥中尋着的。」貝迪克司關於這信封中的東西，我未曾誑騙你呀。」

「這是一種計策。」珂璫大聲說，兩眼也瞪得很大。

「何以見得呢？」巴納德緩和的說，「如今我要請你允許我敘述一小段歷史，曾經有一位科學家，他有

一箇很美麗的女兒他們父女倆有一家隣居是一對少年夫婦這丈夫很喜歡並很尊敬這位老科學家——委實尊敬得很他常常借錢給這位科學家幫助他（科學家）幹那研究的工作這科學家的女兒——瓊身體搖了一搖似乎要站起身但貝迪克司忙伸手按住伊的肩頭——「很鍾情這箇少年決意要劫掠他的愛情——從他的妻子身上偷取他的愛情在一箇短時期中伊的詭謀會得成功兩下裏自然有幾次偷行的接吻——幽密的聚會——少許饋贈饋贈的物品中實在便有一對鑽石耳環

「可是這箇少年原很忠於他的妻子他的心坎裏祇愛他的妻子於是過不多時他已厭倦這種雙管齊下的戀愛他便告訴這箇女子說他們倆祇能做箇朋友並會提議叫伊去和他的妻子結好也好做箇閨中良伴

「怎奈這女子竟因而大怒會寫了好幾封非常憤嫉的信給這少年起初也會接到他一派敷衍的回信後來連這種回信也沒有了伊受了這種熱情的激動幾乎發狂便想到這少年的妻子倘能一旦死了他必終於爲伊所有

「於是——瓊便設下一計要鏟除喜息兒假意約喜息兒於星期日茶會卻預先在星期六的夜裏鋸斷那道介於兩家花園間的板橋到了星期日的午後伊開得魯易司是住在巴黎城中他母親的屋中便打電話給他把伊幹的事一齊告訴給他他聽了自是非常恐懼立刻乘車趕回家來瞧了所發生的事當然驚得手足無所措了

但是普列克士教授是簡毫無深心的老人他完全忘卻魯易司在上星期杪離家外出他因為到底完成了一種新染法的發明很是洋洋得意以為從這上面掙來的錢儘可歸還欠他朋友的全部借款因為急於要把這好消息告訴給魯易司便走出他的實驗室蹣跚着走過花園而走上了那道惡運的板橋

「這是謊話——全是一派謊話」

「至於那些信件呢」巴納德取出一箇細長的紙包「其中大多數是魯易司在離去波夫萊時陸續寫給你和你父親的但其中有兩三封措詞之間分明他已決定不再愛你——你可聽着這一封——我們除掉結爲朋友之外別的都是不可能的這原因諒你已很明白」觀於他這樣的措詞可知他是始終愛他的妻子「你寫給魯易司的信我這裏也有我再有這對鑽石耳環的發票這對耳環便是你到園中幹那惡事時隨手戴在耳上的你雖很仔細的套上樹膠鞋子以爲不會留下痕跡但是你這隻耳環和這些信件你未曾強迫你自己毀滅掉它們便壞了你的大事了」

魯易司突然的開口講話

「先生你怎能這樣詳細的知道我的私事呢」

「我幫助他搜尋出的」喜息兒很便捷的說「我親愛的我已曉得一切的事了」

「你能饒恕我嗎我發誓我未幹害人的事」

喜息兒奔到伊丈夫的面前張開兩臂抱住他的頸項

「但是」檢察官反對說「這記事簿上所記「末一次的付款」這是甚麼意思」

「這不過是」巴納德說「普列克士教授會對魯易司說這是他所未一次需要的借款因為他的發明已將近成功了」

「魯易司那夜從車行裏開車出來又往那裏去的呢」

「他自己自會告訴我們」

「我開車出來」魯易司說「祇往鄉間馳行了一段路究竟那是甚麼所在我為顧全忠實起見不能確實的說出我所以如此因為天氣太熱不能安睡然而我所說的話誰能為我證明呢」

「教授將要給魯易司瞧看的那科學的方單」便是他發明的新染法現在那裏」檢察官問

「這是毫無疑義的」巴納德說「他必是拿在手裏他跌入河中後自然被水衝淌去了」
忽的瓊瓊站起身來

「蠢漢們」伊大聲說「我是何等願望那愚蠢的喜息兒遇着我所佈置的死神伊不懂得愛情我的一一卻是渴望愛情我的青春已經過去卻竟未能享着伊所享受的快樂我也有美貌未嘗及不上伊我一天到晚忙着操持家政伊卻安坐而食彷彿是一位貴婦魯易司你也太愚蠢了你原可和我成其好事卻偏要膩守着伊如今沒有別的話可說你祇好承受害死我父親的罪名」
伊隨即由兩箇警察夾持着走了出去

「你明白嗎？」巴納德對檢察官說：「魯易司自信有他的嫌疑，他所以不肯申述，甚麼因為他想得很周全。這慘劇的造成，他應負全部責任。」

戴醫生走上前來，很親熱的握着巴納德的手，這可見他的成見已經化除了。

貝迪克司呆呆的站著，一聲不響。

「來，貝迪克司。」巴納德說，一壁拍拍他的肩頭：「我們可以走了。收拾起我們的東西，今夜我要回家去了。」

「好。」貝迪克司說，他們二人又聚會在一起：「我承認我從未見過你辦理案件有這般的迅速。」

「這是很簡單的，我親愛的貝迪克司，我已證明魯易司的無罪。當你和琳瓊在那實驗室時，我會以迅疾的手段檢查伊的私室。我在室中尋出一隻銀盒和一隻鑽石耳環，又在伊寫字臺的一隻抽斗裏尋出一束魯易司的信件。當時我並未移動，因為我早料定無論甚麼時候，倘需要時，伸手可以取到。接著我從電話裏查問了幾點，便知道在星期日的午後，曾有人從波夫萊打電話到蘭堯老夫人的屋中，喜息兒又幫助我在伊丈夫的文書中翻尋。於是我們二人立刻便明白了這樁事蹟。喜息兒真箇忠事伊的丈夫，從未有片刻的懷疑他。」

巴納德靜默了一會，表示對於他當事人的傾敬。



△斷橋……………二四▽

「案情我也明瞭」貝迪克司說「但不明白你果有何獲」

巴納德的眼光忽的惺忪起來

「貝迪克司你也許知道國內最大一家染廠的地址罷我在最近的將來定必去走一遭」

「你到底又得到勝利了」貝迪克司喃喃的說「瞧你的行為足夠稱得上亞森羅蘋了」





△虎穴情波 圖.....▽



再易仔囚纏綿思往事



自承罪狀懺悔告佳人





虎穴情波

虎穴情波

房山六秋

△虎穴情波 第八章………二▽

第八章

再易俘囚纏綿思往事
自承罪狀懺悔告佳人

秦雲一看進來的男子不是伊丈夫石德純。心上一喜。再細一看。又陡的一驚。脫口而出的叫了一聲。阿呀。就覺得有兩個人。把伊重重的一拉。似乎叫伊不要響。但是這一聲。阿呀。已經觸動他（進來的男子）的聽神經。這效力同閃電一般的迅速。登時這個俘虜極奮興的擡起頭來。四圍一看。無奈所見的都是戴面具的人。非但看不見面目。而且指不定這一聲。阿呀的聲浪。是從那一方面來的。只運用懷疑的眼光。呆呆地看。只見坐在中間的女子。問道。你是秦雲的什麼人。你來作什麼。伊這兩句話的聲調。和銀鐘般的狹脆。而高朗。這個俘虜不覺心絃一動。毫不遲疑的。道。我是秦雲的表兄。金天。樣情願來替換秦雲回去。伊很詫異的。道。秦雲換伊丈夫回去。籌備贖金。是有一種充足的理由。本團認秦雲的人格。為非常的可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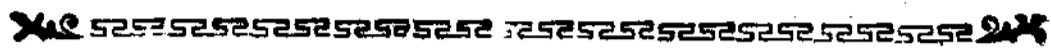
所以特別通融允許伊的請求。你既是伊的表兄，怎麼又要來換伊回去？你也有充分的理由嗎？若是沒有理由，或者本團認為理由不充分，你就是本團的奸細。要處死刑的金天樣說我有充分的理由待我先說。箇大概石德純的三十五萬罰金，石家並不是拿不出，也不是一時湊不齊。無奈德純的繼母安心不要伊兒子回來，竭力在裏頭阻撓。秦雲萬分無奈自己到這裏來把德純換了回去。伊無非是賭博式的舉動。德純回去湊出錢來把伊贖回去。伊就算是贏了，否則伊把自己的命換了。伊丈夫的命伊也心安理得。免得一生一世的痛苦。伊本來是求死的，死了也不為失望。伊對於伊丈夫的愛，提出這種絕大的報酬。可想而知伊丈夫對於伊的愛，應該用何等的相當報酬呢？不想德純回去之後，依然受他繼母的種種陷害，造成他家庭間不信任的變局。贖金依然湊不齊，又接了這一方面限期撕票的通知。他如何對得起他這個愛妻最後的計劃？只好預備着大家死在一起。可憐我表妹秦雲的一番苦心，竟要埋滅了。這是何等可悲可慘的事。可是他們家庭中自己演出來的悲劇，原不與我相干。但是我的對於表妹，雖然彼此始終保守光明的態度。

我良心上卻有一件萬萬對不起我表妹的事情。所以我自願到這裏來照樣的換我表妹回去。這是我對表妹天良上一種抱歉的報酬。同時可以救伊們兩條性命。又成全了伊一片苦心。這就是我的理由。金天棧很鄭重的對那問他的女子說這般說着。伊了一聲道。這種理由未見得充足。你不知道這裏的危險麼。如何這般兒戲。金天棧急忙辯道。我不是兒戲。我是極端的誠意。伊道。既不是兒戲。我只問你把秦雲換出去了。伊的贖金叫誰擔負。金天棧說。自然我家裏擔負。伊又問。你家裏擔負的了嗎。金天棧說。我家裏的情形不同。石家這麼複雜。我是單純的家庭。父母止有我一個兒子。一定可以擔負的。伊用特別的暗號同大眾說了一回。然後說道。本團的規則。從不許被綁的人自由替換。也從沒有人敢自己撞進來交換。俘虜如今秦雲的事。已經本團特別允許。你又忽然來要替回秦雲。按說本團不能允准。但是你肯冒險來替表妹。固然是受了愛的驅使。恰也是一個任俠有勇的青年。本團認爲可以特准。但於三十五萬贖金之外。附帶加收五萬作爲滯納罰金的手數。料伊纔說到這一句。金天棧連說情願照繳。情願照繳。只求早些放我表妹回去。金天

樣忽然聽得有人輕輕的一聲歎息同方纔的一聲阿呀永遠留在他聽神經的記憶系上。

金天樣得了團的許可准他同秦雲見面給一班人推推擁擁的推到一間斗室裏頭除了頭上的黑巾眼前燦的一亮秦雲頭上的黑巾也同時揭去亭亭立。金天樣面前伊用一種埋怨的口吻對他道天樣哥哥你來做什麼你把這裏當作好地方嗎金天樣似悲似喜的看着伊道雲妹這一種身受的苦痛別人不知道罷了你也不知道麼我把這裏當作好地方是精神上的好地方不是身體上的安樂園雲妹你的目的就是我的目的你替回德純去的意思就同我的意思一般秦雲臉上發出一陣淡淡的紅光遲遲的說咳天樣哥哥話不是這般說的我是無可如何的來地位上義務上感情上相對的不能不來你的地位上義務上同我完全不同非但不應來並且斷沒有你來替我的理由你一時勇敢的興奮竟來了你可知道我對你有多少的抱歉啊金天樣說地位義務雖然不同感情的範圍是無限制的況且這種感情不是對你個人的是對你們夫婦公共的我要不來替你回去可

憐。你。們。夫。婦。……實。在。有。一。萬。分。的。危。險。我。如。何。忍。心。坐。視。至。於。我。……雖。然。來。了。卻。是。沒。有。危。險。的。我。家。裏。的。事。你。完。全。知。道。我。父。母。知。道。我。被。人。綁。了。漫。說。四。十。萬。贖。金。就。再。多。些。老。人。家。也。不。是。拿。不。出。將。來。叫。德。純。照。數。還。我。就。是。了。你。想。救。了。你。們。的。患。難。我。不。過。在。這。裏。住。上。幾。天。經。濟。上。沒。有。損。失。精。神。上。還。很。快。樂。不。是。落。得。的。嗎。秦。雲。澄。澄。的。眼。波。在。他。身。上。周。身。一。轉。道。哼。你。只。顧。說。得。快。活。你。也。不。想。想。舅。舅。母。平。日。把。你。看。同。珍。寶。如。今。聽。說。給。人。綁。去。豈。不。把。兩。位。老。人。家。的。膽。子。嚇。破。了。嗎。金。天。槎。不。覺。凜。然。變。色。道。果。然。我。沒。有。想。到。這。裏。如。今。已。經。來。了。也。只。好。由。他。好。在。老。人。家。一。定。趕。快。來。贖。我。的。請。你。去。安。慰。他。們。說。決。不。要。緊。錢。交。過。去。就。可。以。回。來。只。不。要。說。我。是。來。替。你。的。是。了。秦。雲。擦。一。擦。眼。梢。道。舅。舅。母。待。我。最。好。的。如。今。對。他。說。謊。未。免。心。上。過。不。去。金。天。槎。說。這。是。方。便。誰。語。打。打。何。妨。秦。雲。忽。然。又。對。他。一。看。道。天。槎。哥。哥。你。究。竟。有。什。麼。事。對。我。抱。歉。金。天。槎。惶。恐。道。咳。如。雲。妹。我。也。說。不。得。了。只。好。在。你。面。前。誠。意。的。請。罪。你。以。前。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現。在。總。該。明。白。了。我。至。今。不。肯。結。婚。是。爲。什。麼。秦。雲。臉。上。紅。得。像。臙。脂。的。道。這。個。……是。我。對。你。抱。



歉。啊。從。前。彼。此。都。用。懷。疑。的。態。度。互。相。試。驗。中。間。隔。着。一。層。厚。幕。如。今。不。必。再。提。這。種。不。愉。快。的。歷。史。總。之。我。十。分。的。抱。歉。就。是。了。天。棧。道。如。雲。妹。你。不。過。心。上。不。愉。快。罷。了。我。是。何。等。的。灰。心。何。等。的。痛。苦。從。這。灰。心。痛。苦。之。中。就。發。生。了。對。你。負。罪。的。行。爲。你。知。道。德。純。的。被。綁。是。何。人。的。罪。惡。秦。雲。不。由。打。了。一。個。大。大。的。寒。噤。一。連。往。後。倒。退。了。幾。步。睜。開。俊。眼。道。難。不。成。是。你。的。指。使。嗎。天。棧。忙。搖。頭。道。不。不。罪。惡。不。至。於。此。我。不。過。看。着。你。們。的。愛。情。圓。滿。我。心。上。格。外。的。痛。由。痛。苦。而。發。生。妬。的。問。題。很。有。幸。災。樂。禍。的。思。想。有。幾。個。被。革。出。來。的。舊。同。學。有。的。是。贊。成。均。富。主。義。的。有。的。是。很。有。不。規。則。的。聲。名。我。常。常。對。他。們。說。現。在。上。海。有。財。神。資。格。的。多。得。很。就。是。石。杞。生。的。兒。子。石。德。純。他。老。子。有。一。百。五。十。萬。家。財。居。然。沒。有。人。綁。他。也。是。他。的。幸。運。我。說。了。這。一。番。話。不。到。八。個。月。就。發。生。了。德。純。被。綁。的。事。我。雖。然。是。一。番。無。心。的。話。大。約。總。有。一。部。分。的。導。火。線。是。因。我。這。番。話。上。來。的。即。或。完。全。不。相。干。的。天。良。總。時。時。刻。刻。在。那。裏。責。備。我。更。兼。看。着。你。說。不。出。來。的。痛。苦。同。德。純。無。可。奈。何。的。悲。愁。差。不。多。你。們。兩。個。人。的。命。要。因。此。失。去。了。你。們。的。處。境。越。危。險。我。天。良。的。責。備。越。嚴。厲。萬。



一。你。們。因。此。而。失。去。生。命。我。的。生。命。一。定。也。要。奉。陪。所。以。我。起。了。一。種。極。勇。猛。的。懺。悔。心。第。一。先。在。你。面。前。自。承。罪。狀。求。你。的。寬。恕。第。二。決。心。替。你。回。去。就。作。為。我。對。你。抱。歉。的。報。酬。你。能。够。寬。恕。我。嗎。金。天。棧。以。央。告。的。態。度。雙。伸。兩。手。向。著。秦。雲。伊。不。覺。伸。手。過。來。握。一。握。金。天。棧。的。手。道。天。棧。哥。哥。我。平。日。竟。負。了。你。的。心。但。是。……你。不。能。責。備。我。你。所。表。示。的。態。度。都。沒。有。够。上。熱。烈。的。愛。所。以。……伊。低。下。頭。去。道。這。種。抱。歉。的。責。任。是。相。對。的。如。今。我。一。定。恕。你。但。希。望。你。也。恕。我。你。這。一。次。所。給。與。我。的。抱。歉。的。報。酬。至。少。足。以。消。釋。你。對。我。的。行。為。而。令。我。發。生。熱。烈。的。感。激。伊。垂。頭。視。地。金。天。棧。眼。中。忽。射。出。一。道。異。光。舉。起。伊。握。著。的。手。來。送。到。自。己。脣。際。輕。輕。地。一。吻。表。他。心。上。的。歡。悅。這。時。伊。擡。起。頭。來。兩。下。對。看。伊。眼。中。也。射。出。一。道。光。彩。蕩。蕩。漾。漾。地。就。同。海。面。上。的。微。波。天。然。的。有。靜。穆。安。恬。的。姿。致。同。時。房。門。呀。的。開。了。首。領。不。帶。面。具。含。笑。進。來。握。著。伊。的。手。說。可。敬。的。女。士。你。可。以。回。去。了。秦。雲。趨。地。要。走。又。回。頭。對。金。天。棧。道。天。棧。哥。哥。我。心。坎。裏。永。遠。感。激。你。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在。這。裏。住。兩。天。舅。舅。舅。母。一。定。就。來。贖。你。的。金。天。棧。說。如。雲。妹。你。回。去。罷。首。領。一。捏。嘴。一。聲。唵。哨。秦。

雲頭上的黑巾又兜上了。兩個女子架著伊膀子走了。金天棧目送秦雲出去。一回頭見了首領就問這位是這裏的首領嗎？首領點一點頭。金天棧想秦雲的美也就很難得的了。怎麼這個首領竟比秦雲生得更美。免不得細細的又看了兩眼。纔覺同秦雲也長得差不多。秦雲是一味的端莊嫻婉。伊卻是一派的俊逸飛揚。所以驟看起來眼前霍地一亮。覺得秦雲不如伊了。首領軟媚的眼光慢慢地飄過來。金天棧也不由把眼光軟軟地射過去。

金天棧的父母同石德純直如做夢一般。金天棧又忽然不見了。留了一封信通知石德純說他雖然擔任贖金的一大部分。但三日之內決不能齊。實在無法可施。只好學如雲表妹的辦法自己再去換伊回來。這一箇苦肉計可以百發百中。家嚴一定要趕快籌款贖我回來的。石德純不明白他的本意。雖然感激他的熱心。卻也未免說他有些獸氣。金家見兒子一夜不回來。已經把金老頭子急得要命。等到明天不回來。倒接了一封綁匪的信。金家愈加急到不可開交。幸而信裏頭附著金天棧的一張親筆條子。說在這裏甚為優待。不須著急。只要送出贖金去。立刻可以放。



△虎穴情波 第八章……………一〇▽
回。金。家。看。了。略。覺。放。心。石。德。純。等。了。秦。雲。一。天。沒。有。回。來。第。二。天。綁。匪。的。信。已。經。送。
到。金。家。秦。雲。還。是。踪。跡。不。見。不。知。到。那。裏。去。了。



亞光





第二十四回

十室有忠信莽頭陀化緣受辱
晚年深韜晦老居士誇口貽羞

卻說史雀兒和鮑鷓子打賭盜壺的第三天早上因爲店中隔夜不見錢筒今晨又失去斬肉斧頭遍尋無着心上明知是鮑鷓子差出來的七歲小徒弟王曙卿暗中前來弄的玄虛但是嘴上尙不肯輕易承認一味納悶在心頭罷了便是有火沒出洩的當兒怎經得起又親聞那般零碎買主談及自家閫內隱秘之言加以嘲笑無明火頓然提高三千丈再也按捺不下將手中茶壺向賬檯上一放大吼一聲跳至櫃外要想抓住那個口出惡謔之人痛毆他一頓纔出胸頭怒氣仗着自己是武

△荆棘江湖 第二十四回

一▽

進士就把那厮打壞了。也不怕什麼哩。詎料他從櫃內跳出去。那般閒人。比什麼多。乖見不是頭。連鮮肉也不要購了。一聲呼嘯。多退出史家。店門四散。分跑開去。史雀兒趕了出去。一個人多。沒抓着。愈加憤怒。所有店中的司賬夥件。一齊蜂擁出店。做好做歹的相勸。店東叵耐。志廣心頭悶氣。一些也不會發洩。得如何肯善罷甘休。作勢要去追找。那般閒人。回來理論。卻被店夥等圍阻住了。勸他何苦和這厮市井小人一般。見識他們所放不負責任的屁話。毫無價值。誰會相信。您若認真追上去。交涉反裝重了他們。身價大大不上算。還是回店喝茶。用早飯。置之不見不聞。爲是正在這執扭難解決的當兒。江二倚子卻從店東首緩步行來。笑嘻嘻的問道。清晨早起賣買不做。闔店之人多。站在街上。幹麼。難道有空工夫。閒磕牙呀。志廣見了江二。說不出甚麼來。由店夥告訴。二倚子道。爲聽着閒人胡話。故而掌櫃動了三光。咱們大家正在此勸解哩。二倚子笑道。雀兒到底不如鶴子中了人家調虎離山之計。一毫不覺得。尙在街上瞎動火哩。志廣心上一動。急忙回進店內。向賬檯上一望。那把江西細篾竹筒式的磁茶壺。果然踪跡杳然。不知去向。再向上邊一看。原來當賬檯

耳畔忽聽櫓聲欸乃。又有一條船在外幫停泊下來。無意間擡頭一望。望見那邊船上的艙心子。不是別人。就是自己拳棒教師王雨芝。和着他的孫兒曙卿。斐卿弟兄倆。祖孫三人。共僱一船。鷁子見了。自然待他們船停妥了。便過去請安問候。并請教師父。同着兩位令孫。僱船何往。雨芝道。說來話長哩。自從前三年。兒子小芝由岳家拜壽回家。行至望江南門鬧市長街。瞥見一個游方僧人。閉目凝神。盤膝坐在路。西一家茶葉舖子的街沿石上。用一根細竹篾片。一頭把右手中食兩指托住。着一頭攔在路東南貨店門口的臺塔上。身傍又放着一具大竹籬。凡由這條長街上南來北往之人。須丟一個大錢在他籬內。便安然過去。若不給這一文買路錢。那和尚輕將篾片擡高擋住去路。休想可以跨過他。每日要收滿一大籬錢。那怕一刻收滿。即便收拾走開去。若收得不滿。鎮日鎮夜的守候下去。有幾天竟守到晚上二三更天哩。不過晚上行人。要比白天加出九個銅錢。十文錢經過一趟。這和尚已來了半月。有餘來往之人。被他真擾得。不便利。實在沒有能人去驅逐他。好在爲數式微。故而圖董坊長也不曾報官取締。不過討厭得很。就是茶葉南貨兩店內的人。對於這禿

厮也有敢怒不敢言之狀。况那天小芝經過那裏，他不知底細，適逢望江的兩個白相人頭領一個叫南霸天，鄭鐵頭一個叫鎮北方，俞鐵腿覬覦那個和尚半月來，收拾每天能收一大籮錢，計算他的收入總數實不少了，故而鄭俞倆糾合了手下羽黨，想用硬開工夫去敲詐那和尚。不料這和尚真正老江湖，任憑你們怎樣喝嚇，拐騙他總是個不開口。鄭俞倆反先動火，一個用頭撞去一個用腿踢去，誰知這和尚真有能耐，渾身宛同鐵鑄的，相似受了南霸天一頭鎮北方一腿絲毫未曾損傷。倒是鐵頭撞折了頭頸，鐵腿踢斷了脚筋哩。小芝行經是處，被鄭俞倆手下弟兄瞧見，便上前哀求他出手，并道：望江地方誰不仰慕你家王氏父子的威名，如今這個游方僧人到來，惡化分明，眼內瞧不起你們姓王的小師家，如其再不上前驅逐，這秃厮走路，我們望江全縣武行人，坍塌到脚背上哩。小芝年紀輕，經人一煽惑，不禁無明火，提高三千丈，也便上前去干涉小芝的工夫。雖比鄭俞倆高得多，然而也不是這和尚對手，等待走至和尚近身，心想在他篋片上跨過，然後把脚背用力一挑，將那根篋片挑到半天雲裏去，不料走至和尚身畔，想要跨時，那和尚兩眼雖

仍閉着他鬚髯未卜先知又是老法兒把篾片用手指擡起來小芝的脚提得多高和尙的篾片也跟着擡得多高小芝脚再提高些和尙的篾片也跟着高一尺寸總不離小芝胸膛之下肚腹之上休想跨得過去如是者三起三落小芝更加着惱用手去使力一抓豈知和尙把篾片也用勁往小芝身上一彈小芝一個倒反筋斗顛了出去當下小芝扒起身來從別條小路兜抄回去到得家中告訴父親兩芝聽了先把小芝一頓痛罵責備他少年人太喜多事無端去撞出這樁禍來小芝道兒子本不愛管這事詎奈鄭俞二人也算我們望江武行中著名人物被這禿廝所傷孩兒一時爲義憤所激故而上前干涉並非孩兒多事現在祇有哀求父親前去把這禿廝趕跑不然被他瞧得我們望江太無人物了王雨芝被兒子這麼一說暗想這和尙究屬何許樣人據兒子說來乃是軟工門中的好手倒要去領教領教他哩當下便改扮了個鄉下老兒模樣左手執了根旱烟袋一徑出離家門向南外長街走去等待走到距離那和尙四五家門面光景把全身工勁運到左手那根旱烟袋上遠遠望到那個和尙好似閉口工故此走到近身口內有意喊道老師太請讓



一。讓。和。尙。的。眼。睛。本。則。半。開。半。掩。着。現。聞。雨。芝。一。喊。一。壁。口。內。應。着。個。吓。字。一。壁。張。

開。眼。來。瞧。着。雨。芝。趁。這。當。兒。三。脚。兩。步。搶。上。前。去。冷。不。防。舉。起。左。手。旱。烟。袋。把。烟。袋。頭。覷。準。了。他。的。篾。片。中。部。用。力。向。上。一。挑。那。根。篾。片。和。颯。風。吹。了。稻。艸。一。般。向。半。空。中。飛。射。上。去。那。和。尙。要。想。搶。時。已。經。來。不。及。了。雨。芝。故。作。驚。惶。失。措。向。着。和。尙。連。連。作。揖。道。歉。口。內。不。住。的。道。這。便。如。何。是。好。老。朽。一。個。大。意。將。老。師。太。的。攔。路。虎。趕。跑。了。叫。老。朽。拿。甚。來。賠。償。呢。說。時。那。根。篾。片。從。空。墜。下。卻。巧。雨。芝。作。了。個。揖。身。子。臨。直。順。手。一。撈。又。將。那。根。篾。片。撈。住。了。道。還。好。還。好。老。虎。出。了。窩。幸。虧。天。可。



消幾捻早已捻成了一堆竹屑在手指縫內灑滴出去隨風飄揚得不知去向此刻那和尚羞得臉子上紅一陣白一陣搭訕着向雨芝合十道尙未請教老檀越貴姓高名雨芝忙道豈敢豈敢老朽乃是望江的一個無名小卒譚號水荳腐真正是個膿包打底貨何足掛老師太齒頰和尚道老檀越既然不肯留名橫豎鼓鐘在內聲聞在外後會有期貧僧不一定要此際詰問清白回頭可以探聽的不過貧僧此次前來騷擾貴鄉首尾一十八天每天募化下來的錢鈔平均計算約有八千七八百文一天十八天工夫總共積得一百五十七千九百文淨盤暫寄在此間後街長壽庵的金剛肚內本奉師命下山四箇月中要抄化兩萬貫百家錢去修建黃山中峯千手觀音殿的如今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被老檀越打破善緣貧僧也無顏拿着那票款子走路索性請老檀越移玉長壽庵把貧僧零存在金剛肚子內的款兒相煩蕙當檢收了去待貧僧回到黃山把這經過情形告稟了家師之後或者家師另行差遣敝同宗好工夫的師兄弟再來貴處也許家師親自下凡同老檀越把晤了分個青紅皂白別個最後高下屆時有賬算不蝕可以照存莊官利核揭彼此絲毫不



虧折的再會再會說罷伴長自去雨芝喊人上長壽庵去果在四天王土偶腹中取出。一百五十七千九百文銅鈔出來當便送至城內義隆錢莊開立一個公記戶名領了個存摺靜待那黃山和尚捲土重來瞧他拿什麼顏色出來起算這筆存款去書中交代這個惡化游僧法名悟禪乃是天都峯旃檀寺方丈通玄的二徒弟內外堂工夫練得很不差此次下山乃是出於自願並非遵奉師命出來抄化臨下山時大師兄悟明曾經一度阻勸悟禪非但不聽並且和悟明擊拳打賭志在必成自意謂有此能耐總能如願不料栽了這樣一個大筋斗並且栽在水豈腐手內真是夢想不到當場雖未曾問得真名實姓事後探訪出來纔知道老頭兒就是望江有名老師家王雨芝於是回至黃山哭訴師父意欲請師下山報復不料反受通玄一番訓斤道我們出家人四大皆空六根清靜去管甚閒是閒非本來我們出家人皈依佛座不必去學什麼刀棒拳腳不過禮佛餘暇閒着沒事熬練熬練筋骨防身體罷了你募緣修殿本是一樁慈悲功德應該沿門托鉢善言求募不應如此惡化現祇丟了這一些小臉還算便宜如果相手方厲害一點少些涵養你的苦楚尙不



見得。僅此。而止。哩。但是。王雨芝。這人。名震。大江。南北。爲師的。久慕。其名。早晚。抽出。工夫。來。要去。會他。一會。和他。相交。一個。朋友。哩。悟禪。見師。父如此。說法。自也。不敢。再有。多話。如是。者。過了一。載。光景。那望。江南。外。長街。長壽。庵內。來了。個掛。單。老和尚。寫得。好。一手。趙字。畫得。一筆。好蘭。竹。到了。那裏。便貼。出一。紙。粥。書。賣。畫的。潤格。出來。定價。極廉。故此。求書。畫的。絡繹。不絕。卻巧。這個。當兒。王雨芝。爲了。前事。時常在。長壽。庵中。出入。同這。和尚。交談。起來。一次。生。兩次。熟。彼此。和藹。可親。竟成了。個。方外。深交。非常。莫逆。雨芝。擅長。下象棋。那和尚。也是。好。棋。子。兩人。對下。起來。真個。棋逢。敵手。其時。恰巧。在。夏至。節。邊。日。長。似。小。年。雨芝。每日。飯後。睡了一。覺。午。睡。起來。必定。出。城。到。庵內。同。那。和尚。下。一。兩。盤。棋。談。談。裏。曲。談。到。夕。陽。西。逝。時。候。緩。步。回。家。有。時。和。尚。伴。送。一。程。半。途。分。別。有。時。和。尚。爲。人。家。求。他的。書。畫。雜。件。多。不。過。急。於。報。命。也。就。不。送。了。兩。下。相。處。了。二。十。餘。天。彼此。的。交。情。格。外。深。刻。了。有。一。天。和。尚。又。伴。送。雨。芝。回。去。無。意。間。同。雨。芝。談。及。道。老。居。士。是。深。通。內。外。全。功。究。竟。這。數。十。年。光。陰。之。內。可。曾。收。着。幾。個。得。意。徒。弟。可。以。傳。授。您。老。衣。鉢。的。人。呢。雨。芝。道。當。年。我。從。軍。營。中。解。甲。歸。田。改。作。

行告職業之後投從我門下練習拳棒之人着實有幾個天生異材譬如目下在安慶寄居著名好傷科的鶴子大夫鮑海籌也是我的入室弟子軟工真可說升堂入室其次在砂包馬鞍木手梅花樁等各種器械上練出來的硬工也有好幾個看得上眼的至於近年來我閉門養老不常出去應酬從我的人固然不多就是有幾個現尙到舍間來熬練之人也不過中駟之材不是千里龍駒短中取長不是自私所好要算頑兒小芝最乾淨一點可惜年紀不大成婚太早所以患了血症工夫不會再進步的了倒是小孫曙卿斐卿倆乃是雙胞胎眼前多祇得六歲天生好筋骨多已很大胎力都不算小我閒着沒事教他倆一對齊眉棍倒耍得很純熟別的不能說大概這兩個孩子有了這點小頑意他倆自家可保自家身子不用我再同小兒倆代去勞神的了和尚聽了便道既然兩位小檀越有如此能耐緩日得暇相煩老居士把兩位令孫帶至敝寓畧展所長讓出家人廣廣眼界未識有此緣分否雨芝道近幾天內大師筆債甚忙待等大師何日休息預先知照了然後喚他們小弟兄倆到長壽庵後邊的空地上練習一下不過恐污大師尊目倘有不周之處還望

大師指疵和尚道老居士何出此言管敬仲道得好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俗語又道近水樓臺先得月有老居士同着少君在上每日諄諄指導名師尙且必出高徒何況親不問疏自己祖父教授兒孫定然驚人奪目非同小可貧僧有緣得見已欣眼福無窮難道孔子面前還敢談論春秋筆法輕易褒貶好歹嗎說罷仰天打了個哈哈卻巧也送到望江南門城門口和尚屢次伴送雨芝總至此間爲止那天自也到此分手過了兩天雨芝欣然帶了兩個孫子後頭跟隨兩名莊客抗着一對熟銅所鑄七八尺長的齊眉梢棍同至長壽庵中當下和尚含笑相迎把他們祖孫三人迎至客房裏頭抗棍的莊客自在房外坐地那和尚先同雨芝敷衍了一陣子又下了兩盤象棋其時約在下午四句三刻鐘時候雨芝便笑向那和尚道日前同大師在途中所談的小孫武術一道說話故而今日和他們小弟兄倆同來貴寓一者頂禮慈容再者大師如有閒暇瞧瞧小孫等的棍法請法眼評判一下究竟行是不行了和尚聽了非常高興沒口子道貧僧一雙凡眼何幸得見府上邊的出奇絕藝真是庸福非淺好在出家人蝸舍後窗戶外就是屋後那片曠場倒不如請令



孫到屋外獻技待貧僧。將後窗洞開，和老居士憑檻遙望。實不相瞞，貧僧的膽門子說也慚愧，真同芥子般大小。倘若站在動手者的近身，深恐被棍梢碰着。再者令孫心眼中有了顧忌，手內自然要施展欠靈不克，盡其所長。貧僧是外教，說這種混話老居士千萬不要訕笑呢。雨芝口內雖然連稱是的，腹內確在那裏誹笑和尚的膽子太覺小了。就站在兩孩近身，他倆手中練有分寸，何至棍梢帶着站立傍邊的觀衆於是喊房外莊客伺候二位小官人卸了外面長衣裏頭多是一色白竹布衫褲。莊客擁護至後場動手。此時長壽庵前後左右的鄰居男婦得了消息，多圍攏來瞧熱鬧。那和尚同雨芝倆果然站在後窗戶內，卻好和尚寫字畫畫的那隻書案爲湊那光線關係，本則擺在此處案上文房四寶縱橫散列着，一支畫蘭竹的長鋒純羊毫尙擱在墨海沿上，墨海內也存貯着六七成的餘瀋哩。這書案好似天然界限，把他們僧俗倆分開，兩面四個眼珠子多看在窗外的一對小孩子身上。曙斐二人因爲在家內雨芝早已有過囑咐，所以動手時格外當心。一個使的少林棍，一個練的行者棍，襯着那古樹綠陰斜陽紅幕，但覺兩道金蛇躡來，去真使得風雨不透神。





名人手筆瑣錄

品芳女士

歐美人士對於國內外名人爲
 簡人所崇拜者恆喜向索手筆(Stenograph)以誌景仰而留紀念
 鳳毛麟角視同異寶此風於百餘
 年前法蘭西已有之特不若歐戰

感懷

慧雲女士

津門分袂後恍似隔三秋黯黯巴山雨遲遲刻水舟一番花信
 到兩地別離愁相會知何日年華不倒流
 一見花枝一惘然舊愁如雨墜花前不會作箇揚州夢已是忽
 忽過十年

答慧雲家姊以書見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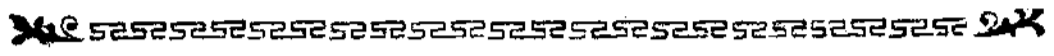
袁方初觀

欣接魚書幾展看感君盛意勸加餐關山萬里歸何易湖海千

△婦女之樂園

一▽





後之盛張耳
 前法國名小說家大仲馬氏自述一日有奧國使者進見達梅特
 涅親王求索手筆之意氏遂答曰有是乎世固無此易事也乃握筆書曰「定購陳年橋亭涅司保（酒名）五十瓶由梅特涅親王見貨付款大仲馬一使者持去而梅特涅竟使人送酒五十瓶致氏
 又法小說家左拉氏性僻不願貽贈手書人欲得之者須以計求之一日有不相識之人寄函致氏謂僕閱報知先生有心疾僕係欽慕先生之一人擬以極靈驗之藥一種相贈未識先生以為何如望

重會更難遍地落紅春又暮滿天風雨日將殘須知江上多兵燹且把離愁付酒寬

次慧雲家姊均

千里雲山隔辭家已數秋炊烟迷遠渚濃霧罩輕舟烽火連天起征塵遍地愁此情無寄處歸夢逐潮流

憶到歸期轉黯然傷懷四載別親前行旌偏為征塵阻使我離愁又一年

中秋下午正值陰雨至七鐘餘即晴一丸冷

月似舊光明感懷往事不禁黯然調寄憶

秦娥

雲出岫光波潑澗風吹皺風吹皺一箇花雨月明依舊 中秋

佳節黃昏後綺筵設處涼初透涼初透宵來倚枕聽殘更漏



憶娟記

情天女士





賜○隻○字○以○便○寄○奉○氏○閱○竟○即○作○書○
 答○之○曰○閱○來○函○感○謝○之○至○該○報○所○
 載○盡○屬○空○中○樓○閣○僕○固○健○全○無○恙○
 也○此○書○去○後○彼○人○目○的○已○達○蓋○已○
 得○氏○之○手○書○矣○

一○美○國○少○婦○致○書○法○國○名○伶○聖○
 散○詩○氏○求○其○手○筆○旋○得○覆○書○云○
 余○不○克○以○手○筆○相○贈○因○余○目○前○須○
 暫○離○巴○黎○也○豈○知○即○此○數○字○少○
 婦○得○之○已○滿○意○矣○又○法○人○某○性○極○
 談○諸○嘗○有○一○女○士○以○名○人○手○跡○集○
 持○索○手○筆○某○以○打○字○機○作○數○語○云○
 一○二○十○年○來○凡○余○所○書○均○用○此○機○
 今○蒙○垂○青○願○以○書○法○之○一○種○書○奉○
 於○後○一○所○謂○書○法○之○一○種○者○則○傾○

△婦女之樂園……

不○記○何○日○將○晚○時○偶○歸○過○光○藝○照○相○館○遊○近○一○少○女○其○聲○容○
 笑○貌○溫○淑○窈○窕○之○質○絕○肖○吾○亡○友○宋○美○娟○也○美○娟○為○予○小○時○友○
 且○同○學○嘗○作○磨○鬚○戲○予○年○小○於○美○娟○方○十○齡○不○解○所○謂○愛○然○甚○
 愛○之○美○娟○亦○親○予○諸○姊○時○均○在○塾○見○而○常○喜○之○誇○其○艷○多○稱○侶○
 耦○也○美○娟○家○在○青○島○路○有○勝○園○父○母○生○美○娟○一○女○乃○痛○愛○無○盡○
 得○閒○輒○往○其○家○園○一○日○美○娟○以○葱○指○相○示○則○瑩○然○之○鑽○予○攫○取○
 美○娟○艷○然○曰○吾○物○固○許○若○有○何○違○如○此○因○還○之○閱○數○日○鑽○忽○遺○
 落○美○娟○父○母○亦○不○責○詢○其○亡○何○處○美○娟○則○笑○嘗○私○約○日○日○不○願○
 離○美○娟○竟○爽○約○是○歲○得○疾○亡○當○予○獲○報○則○已○殮○葬○矣○綠○慳○一○面○
 豈○不○痛○哉○當○時○予○大○哭○不○知○何○哀○同○學○皆○匿○笑○予○忽○覺○徒○哭○無○
 益○竟○止○啼○其○後○則○欲○哭○無○淚○但○衷○腑○空○洞○若○失○至○今○思○之○彌○可○
 唏○噓○矣○美○娟○亡○時○年○十○一○程○仲○宋○姊○亦○慰○甚○予○亦○自○慰○曰○更○
 十○一○年○當○能○復○見○可○愛○之○友○今○則○年○漸○長○益○思○往○事○之○可○悲○十○
 一○年○將○至○不○知○美○娟○能○如○期○重○見○否○予○時○時○念○之○



斜不正之橫畫一行而已。

霞飛上將週遊世界時相片及手跡集等物爲渠所親筆留名者爲數約五千餘。

法國上將福煦氏嘗語人云余於最近二年內曾作手書達二萬餘件之譜大半皆致送美人者。

前法總理布加泐氏素不願以手筆貽人嘗語人謂拒絕貽贈手書其手續較承允貽贈爲繁去年渠曾囑書記一人終日專司繕發拒絕信函但若在此同一時間內發贈手筆其數可三倍也。

最近法國某叫賣莊有詩人凡爾蘭所書之信一封有人以九百

日記中的一頁

靜娟女士



故事。

在欣悅歡舞的空氣瀰漫了的小室裏，小叔叔扮出十分足以引人失笑的滑稽的態度，用了他伶俐的口才，正爲我們講一節金聖歎的可笑

的故事。二姊和我聽得最爲出神，在不絕的笑聲裏，可看出我們希有的歡樂和愉快。那時蕃弟恰從外面進來，見了我們那樣如瘋人般的憨笑，也不覺跟了我們無意識的癡笑了。他湊趣說：我也來講一節金聖歎的故事給你們聽聽如何？

我和二姊首先贊成，祇有大姊不表示什麼，祇望着他微笑，大姊好似已知蕃弟是來湊趣，並沒有豫備什麼金聖歎的故事的。

「卻說從前……金聖歎有一天……」蕃弟說了這句，卻半天說不出接續的話來，視線偷射在我們的臉上，似想偵察我們的辭色，他

法郎購去詩人死之前景況甚艱苦信中所書係哀懇報館主筆允許其預支法郎五十云云西人之珍愛名人手跡於此可見一斑矣。

漲紅的臉龐，蘊藏着無限不安和歉意的微笑，眼珠的轉動可知他正在竭力地思索。

「算了罷，不會講說人怎的？」二姊這樣說。大姊卻嘻嘻的儘對伊笑。

「不，不！我會講的。——我先來講講金聖歎的滑稽的言辭罷。」蕃弟說。

促狹的蕃弟，卻編出一則打趣大姊的話說：「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你哭爲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裏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你們情人……」

「不好聽！就這樣罷。」大姊打斷了蕃弟的話這樣地說。一面卻對蕃弟泛着白眼，似阻止他不要再往下講，伊粉白的臉上，竟陡然添了無數的紅霞。

二姊抿着嘴暗觀大姊吃吃的笑，小叔叔和我也都帶得好笑。

大姊鼓着腮兒，不則一聲，眼圈紅紅的，我們知道伊生氣了。幸虧小叔叔想出了別的問題談論，因此得以調和那利時間緊張的空氣。

「我昨天閱一篇冰心女士的遺書，無端使我起了無限的悵惘和哀鬱，記得詩人太戈兒說：「聰明人警告我說：人生不過荷葉上的一點露水！」人壽有限，我倒很贊成樂天主義的。」

「是的，照生理學家說，一箇人抱了樂天主義，壽命也可以延長幾年。」我繼續他的意思這樣說。

大家談了幾句，又挽回了以前歡笑的情狀，不一時小叔叔仍在講那金聖歎的故事了。

夾岸的桃花流水

伴月女士



一○對○對○的○
 粉○蝶○兒○休○息○
 着○在○那○軟○碧○
 着○在○那○軟○碧○
 春○景○撩○人○春○情○困○人○的○暮○春○天○氣○
 只○有○那○夾○岸○的○桃○花○與○對○岸○的○流○
 水○兩○兩○無○言○
 輕○輕○的○微○風○吹○動○着○那○夾○岸○的○
 桃○花○丰○姿○又○清○減○了○許○多○對○岸○的○
 流○水○也○受○着○微○風○的○魔○力○微○微○的○
 縹○了○幾○縹○不○過○頓○時○依○然○恢○復○他○
 的○一○片○清○光○依○然○可○照○着○世○界○中○
 的○一○切○
 在○綠○茵○上○的○花○瓣○捲○入○在○對○岸○的○
 流○水○上○面○浮○着○流○水○似○受○着○東○皇○
 囑○咐○輕○輕○把○花○瓣○托○着○慢○慢○的○把○
 他○送○在○水○源○盡○處○使○他○享○受○着○飄○
 零○結○果○片○時○這○一○曲○清○流○依○然○是○
 光○明○磊○落○
 忽○然○間○又○是○一○陣○狂○風○可○憐○把○
 戀○着○殘○枝○的○瓣○兒○一○起○吹○落○只○見○
 那○一○泓○碧○水○上○添○了○無○數○的○紅○淚○
 這○時○那○流○水○依○然○流○着○可○是○他○卻○
 着○這○薄○命○桃○花○一○瓣○一○葉○似○這○般○
 岸○的○一○曲○流○水○輕○蕩○微○波○卻○未○受○
 傷○命○薄○墮○落○在○這○五○濁○世○界○中○對○
 桃○花○時○時○被○春○風○吹○動○一○陣○陣○自○
 了○只○有○那○夾○岸○的○濃○濃○如○胭○脂○的○
 黃○鵬○兒○這○時○也○不○弄○着○他○的○好○音○
 如○茵○的○細○草○上○柳○陰○深○處○藏○着○的○
 着○這○薄○命○桃○花○一○瓣○一○葉○似○這○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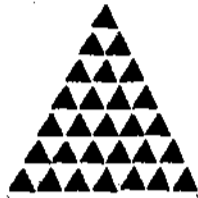




不承認這美麗的妝飾旋渦中卻
還是他本來的清白這時粉蝶兒
也飛舞了黃鸝兒也弄着他的好
音了似譏笑着這碧色清流與紅
色的花瓣偷偷結成了美滿的果
可是那流水無情那花瓣也是無
意不過那狂風在半空作惡遠遠
只聽得那兩箇村童笑道這夾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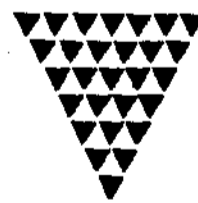
的桃花流水今日相映成趣是不
是狂風作惡我們敢說一句這桃
花流水各人的本來面目依然是
清白那粉蝶兒黃鸝兒卻聽見了
才知道桃花流水相映成趣是狂
風在暗地裏作惡這時粉蝶兒加
勁舞着翅兒黃鸝兒賣力喊破他
的嬌喉把狂風趕着把狂風罵着

替他們洗淨乾淨身邊他們本來
面目
曲岸無風流水卻靜止了天桃
辭枝花瓣兒卻隱藏了只剩了幾
株枯枝與一陣陣的歸鴉噪着斜
陽似慶賀粉蝶兒黃鸝兒把這可
惡的狂風趕去天涯海角使他們
各享着天地間的快樂



花神之愛

王雙華女士



△婦女之樂園

小園一方廣約數畝頗有花木之勝石筍珍瓏池沼逶迤極點綴之能事有軒
曰醉吟前蔭濃綠清涼爽懷四圍植以名葩或則馥郁芬芳爭妍鬥豔後臨清溪
遍植芙蓉每值開放香沁脾腦不覺心神俱醉詩興油然而生矣某公子居於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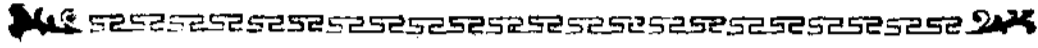




入○貌○若○甚○戚○掩○淚○撲○入○公○子○懷○嚶○嚶○泣○公○子○見○其○至○如○獲○至○寶○又○深○憐○之○亟○以○羅○巾○為○之○拭○淚○詢○其○所○苦○女
 曰○實○告○君○妾○乃○蓮○花○之○神○向○云○東○鄰○女○者○詭○也○與○君○有○宿○緣○而○阿○母○以○君○家○豪○富○必○欲○索○千○金○妾○以○仙○緣○應○償
 豈○若○青○樓○中○需○纏○頭○費○耶○阿○母○怒○禁○勿○使○出○妾○無○奈○僞○云○來○與○君○商○藉○以○鉞○別○耳○曰○此○微○事○耳○值○得○如○此○悲○切
 耶○明○日○可○來○取○去○償○老○婆○子○志○願○可○也○言○已○不○覺○莞○爾○女○亦○破○涕○為○笑○久○之○公○子○所○耗○金○不○資○偶○調○之○曰○卿○神
 仙○中○人○阿○母○想○亦○非○俗○奈○何○屢○索○鉅○資○豈○神○仙○亦○愛○阿○堵○物○哉○女○聞○言○色○變○蹙○然○曰○疑○慮○既○生○不○能○相○處○君○今
 出○此○言○宿○緣○想○當○燕○矣○雖○然○事○由○前○定○強○勉○無○益○向○之○所○為○聊○以○相○戲○異○日○自○當○歸○還○公○子○悔○力○矢○無○他○慰○留
 再○三○女○意○終○不○懌○遂○拂○袖○而○出○公○子○思○之○苦○父○又○嚴○詰○金○之○所○往○不○敢○告○鬱○而○致○疾○疾○已○父○已○為○訂○婚○娶○有○日
 矣○時○戚○友○交○譽○女○貌○絕○豔○而○才○冠○羣○衆○然○終○信○不○若○蓮○君○蓋○不○禁○有○會○經○滄○海○之○感○矣○繼○悉○即○貌○寢○才○陋○之○某
 氏○益○懷○喪○娶○之○日○於○邑○無○歡○及○新○人○至○盛○裝○耀○目○心○惡○之○白○眼○向○天○恍○若○無○覩○入○洞○房○少○年○好○弄○者○迫○使○週○首
 略○一○睨○視○覺○豐○容○盛○鬢○似○不○在○蓮○君○下○於○是○色○喜○賓○散○席○闌○就○燈○前○諦○視○則○丰○神○綽○約○眉○目○如○畫○固○天○上○人○也
 覺○尤○勝○於○蓮○君○因○大○喜○欲○狂○謂○之○曰○昔○者○匪○人○之○言○幾○誤○良○姻○不○然○余○亦○不○致○為○花○神○所○感○矣○女○怪○詰○之○無○已
 盡○吐○直○女○細○問○年○歲○狀○貌○索○唱○酬○之○作○觀○之○如○有○所○悟○乃○從○篋○底○出○小○影○示○之○曰○君○試○視○此○較○蓮○君○何○如○詫○曰
 儼○然○蓮○君○也○何○相○似○之○甚○女○晒○曰○固○蓮○君○也○小○字○觀○蓮○母○成○氏○本○青○樓○中○人○與○某○戚○同○居○數○年○女○尚○稚○而○嗜○翰
 墨○來○從○余○學○余○愛○其○穎○悟○頗○盡○力○指○授○後○其○母○下○堂○攜○之○去○每○恐○其○墮○漏○為○之○嗟○惜○前○者○傳○聞○其○擁○多○金○而○歸
 頗○有○議○之○者○不○意○受○惑○者○即○君○攫○取○人○之○金○錢○而○託○之○鬼○神○其○心○亦○巧○矣○哉○君○尚○不○悟○而○曰○花○神○花○神○雖○然○其

△婦女之樂園……





婉○變○則○吾○見○猶○憐○又○何○責○乎○君○公○子○唯○唯○亦○疑○信○參○半○異○日○偶○過○東○鄰○業○主○家○問○之○果○有○成○姓○來○賃○是○屋○終○日○
 掩○戶○若○不○與○世○通○者○惟○來○時○得○一○見○其○母○女○皆○妖○嬈○女○尤○豔○麗○若○神○仙○中○人○因○時○日○甚○暫○無○從○悉○其○底○蘊○今○遷○
 去○數○月○矣○

△婦女之樂園……一〇▽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卅一日發行
中華民國戊辰年六月十五日

★紫羅蘭 第九卷

編輯者 周瘦鵬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廣州 長沙 漢口 梧州 奉天 大東書局

代辦推廣

處今日世界凡百事業非有出奇制勝之推廣手段不足以圖生存而求精進本局設有專部承辦各商店一切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策劃凡……

欲求出品暢銷須常川委託敝局規劃者因存貨山積需委託敝局為臨時之規劃者不能行銷之貨物須敝局為規劃脫銷者印刷物之須敝局規劃撰文繪圖印刷者廣告之須敝局規劃刊登於本外埠報紙者敝局俱能妥為辦理如承見委請至牯嶺路大東書局事務所與魯鈞丞君接洽

定價與郵費

費	郵		實價	冊數
	國內	國外		
六分	二分半	三分	三角	一冊
七角二分	三角	三元	三元	半年三冊
一元四角	六角	六元	六元	全年六冊

信紙信封足以代表人格

務請採用完全國貨

請勿提倡舶來工料以塞漏卮！

利用造紙廠。有三大特色（一）不用洋工程師（二）不用外國紙漿及其糊料（三）所出之紙。厚如毛邊。白如連史。而其價且較毛邊為廉。因見各界所用信封。大都誤認劣貨為國貨。爰擬一種不限價辦法。即以信封一項。為實物的廣告品。凡承賜顧。不論多寡。均所歡迎。但請寄示式樣。即當照辦。至其貨價。可由買主自定。決不較論。因其目的。在打倒劣貨。除國恥。欲使照人眼簾之印刷物。不復見有非國貨及偽國貨。庶真正國貨乃有立足之餘地耳。來件請寄上海地方法院西首。無敵牌總廠。天虛我生收。

專治大便秘結 胆汁不調 疾病頭痛 胸悶氣脹
 口氣穢濁 面起紅瘰 痔瘡痛苦 神思懶倦怠惰成
 性及暑熱天氣覺萬事無聊等狀紅色清導丸正是適用
 良劑也一經試用莫不藥到春回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四
 川江安縣怡樂鎮劉實芝先生來書云去年夏季因暑熱
 天氣腸胃不和向尊處函購紅色清導丸一瓶服後立見
 臟腑清潔大便通利輕健爽適精神快愉無比且鄙人家

天然 完備 靈藥



清導丸能使血液清潔無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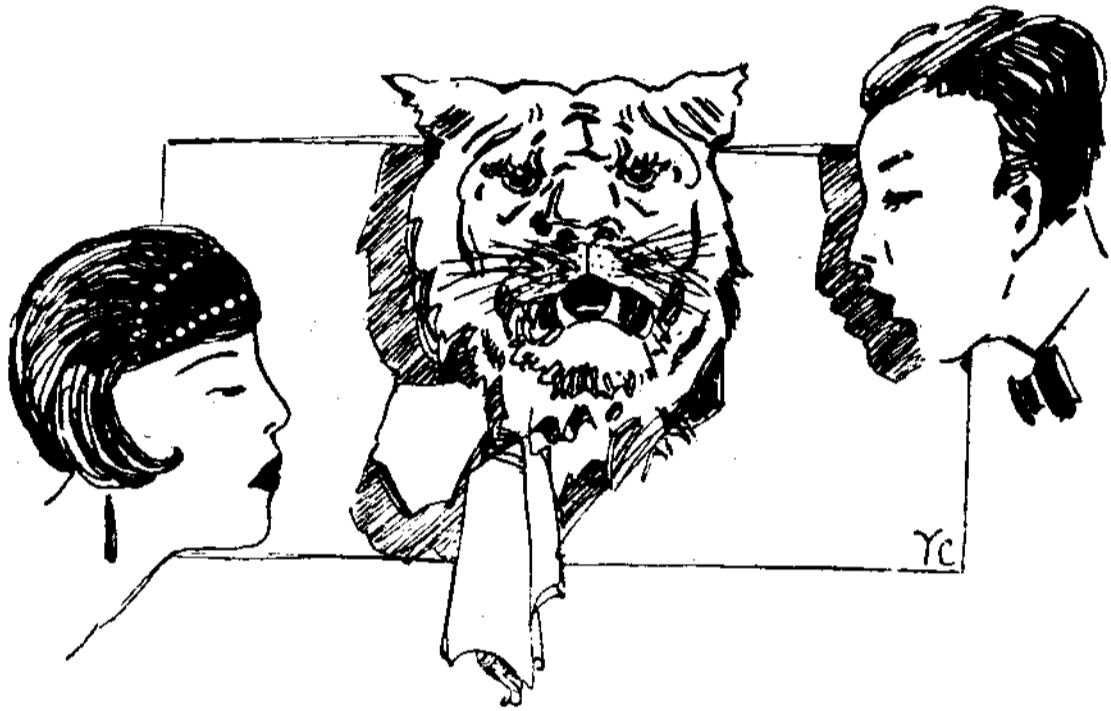
中常服貴藥局清導丸之外更服紅色補丸及嬰孩自己
 藥片大小均見功效皆未生外病實沾貴局藥之功效矣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
 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因清導丸能保其安
 康也必需購買韋廉士醫生者方不致誤

閣下 之小 孩曾 患小 兒科 疾病 否

世有多數小孩因不慎於調護多患兒科疾病往往纏綿
 日久以致天殤者甚為衆多其實此等疾病若常備韋廉
 士醫生所特製之嬰孩自己藥片於手中臨時取用莫不
 立即治愈也起初此藥片為小孩之靈藥為各藥房所暢
 銷之小孩要藥矣北京實業家謝修荃先生之公子由嬰
 孩自己藥片得獲博弱為強其來示云鄙人所生一子甫



生數月身體甚弱時常吐食吐乳發燒作冷不思飲食盡
 夜啼哭面黃肌瘦已成疳癆之症試服嬰孩自己藥片即
 獲治愈凡為父母者欲其小孩強健亦可投以嬰孩自己
 藥片而得治愈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
 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
 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夏秋必備之靈藥

夏季天氣炎熱。鎮日如處洪爐中。是人們最難過的一關。到了新秋。炎威未殺。所謂秋老虎來了。仍和夏季一樣的難過。在這夏秋之季。飲食起居。稍不小心。就容易發生疾病。生命的危險。不堪設想。爲綢繆未雨計。就不可不備**虎標永安堂**的

四種靈藥這四種靈藥。各有各

的特殊效力。百病都可醫治。一日萬

金油三日**頭痛粉**三日**八卦丹**

四日清快水家庭間常備這四種靈

藥包管你安安穩穩度過這可怕的夏秋

之季。身強力壯。百病不生。

上海四川路八十九號

虎標永安堂

電話 北二七二六號